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一號出版



第一卷 第一期
黎明月刊社

北方文藝集納之權威

文藝動態

由文藝團體組織成的

創刊號出版了

在它的里面包括

國內外文壇通訊

國內外文壇概況

書報評介

小品速寫

通訊報告

作家消息

北方文藝協會主編

每期定價一分

東北知識的總匯

東北知識

北各地的情報

擔負文化救亡的任務

十二月十號出版

內容計有

1 我們的態度

2 專論

3 時事

4 救亡情報

5 東北專論

6 東北情報

7 文藝

8 專載

東北知識社

每月三元

來函照登

文學導報緊要啟事

頃閱本月一號上海申報刊載張露薇個人啟事，所言關於文學導報永久停刊各節，純係假藉名義，淆惑觀聽，與事實真相完全不符，且張露薇冒充本社特派員，拐去巨款，到處卑劣行事，欺騙讀者。查本報自實行改組，張露薇悔過退出之後，不但並未停刊，且進一步充實內容，革新印刷，期於現代文化有所貢獻，四五期合刊之照常出版可為明証，該張露薇徒因個人私憤，對於本報肆行攻擊，殊難淆惑事實之真相，本報除於行將出版之第六期上刊登詳盡啟事，說明一切之外，先此鄭重聲明，以免外界不察，對於本報有所誤會，此啟。

文學導報社全體同人敬啟

悼魯迅

蕭光

噩耗突從海上傳來，我們的文藝導師，魯迅先生離棄了我們，正需要他引導前進的群衆，渣然長逝了！我們除了錐心地悼惜中國文壇遭受了如此重大的損失之外，還能說些什麼呢？

不值得大驚小怪；可是，魯迅先生的逝世，竟哄動了整個中國，整個世界的文壇，自然是有他的原因在。

呵！我不是一個文藝批評者，我對於魯迅先生的深刻，流暢的作品，哄動文壇的原因，暫

—— 明 黎 ——

本年六月間，正當蘇俄大文豪高爾基垂危瀕死的時候，我們同時聽說魯迅先生也病得很危急，那時，我就很替他耽心，因為他患的疾病多得真使人驚駭：胃病，腸病，肺病，肋膜炎，及心臟病，全部胸腔內的器官，幾乎都生了疾病。慶幸地，我們日後，聽到他日漸痊癒的喜訊，給我們這樣正待他指導的青年人以莫大的欣慰。



魯迅先生像

且丟開不說，我們只談談他那永遠引導青年人向上，喚起人們麻醉了的靈魂的偉大的精神：

(1)

本來，一個人的生死，是完全受自然定律所支配，根本

時止，他那十幾年的困窮，顛沛，流浪，以及那刻苦，剛毅不屈的精神，是多麼推動着那些意志薄弱，而經不起環境壓迫的青年人的心呵！

一九一七歸國之後，一直到一九二六，過了許多顛沛而艱險的經歷，這一段時期，以一個在文壇上負有盛大威名的學者，竟這樣到處走着崎嶇不平的道路，始終沒有過着一日平靜的生活的苦況，單用我們單純的想像力去思想，也就足以知道他那時生活的困苦，以及他內心難以表白的隱痛了！

總結他自幼到老，這一段人生過程的階段裡，他永遠是在苦痛的深淵中掙扎，在惡勢力濃厚的氣氛中苦鬥，永遠在努力充實他自己！對於前途，總是抱着熱望去追求，去探討，他沒有「人生無常」的悲歎，也沒有暮年的暫得平靜的羨慕。在他那真摯熱忱的心中，在他那冷諷熱嘲，文筆深刻的作品中，永遠是充滿了反抗的呼聲，無情的暴露！他要反抗一切惡勢力的摧殘，是露一切虛偽的假面具！在他那一生顛沛，流瀉的過程中，他認清了時代，抓住了時代；認清了自己，抓住了自己的任務，永不忘懈的在滿佈着荆棘的羊腸小道上作後生的嚮導，用他那一顆真摯，熱忱的赤心，做引導的明星，喚醒這一批麻醉了靈魂的人們！呵！可敬佩的他那不顧一切惡勢力攻襲，毅果不屈的精神，是值得我們去模仿，去崇拜的！

卷一第

魯迅先生他自己不肯承認自己是個戰士。或是青年們的導師。他在「寫在墳的後面」說：

「倘說為別人引路，那就更不容易了，因為我連自己還不明白應當怎樣走。中國大概很有些青年的『前驅』和『導師』吧，但那不是我，我也不相信他們。我只很確切地知道一個終點，就是『墳』。然而，這是大家都知道，無須誰指引。問題是在從此到那的道路。那當然不止一條，我可正不知那一條好，雖然至今有時也還在尋求。在尋求中，我就怕我未熟的果實，偏偏毒死了偏愛我的果實的人，而憎恨我的東西如所謂正人君子者，偏偏都變壞，所以我說話常常不免含糊，中止，心裏想：對於偏愛我的讀者的贈獻，或者最好到不如是一個『無所有』。我的譯著的印本，最初印一次是一千，後來加五百，近時是二千至四千，每一增加，我自然是願意的，因為能賺錢，但也伴着哀愁，怕對於讀者有害，因此作文時，就時常更謹慎，更躊躇。有人以為我信筆寫來，直抒胸臆，其實是不盡然的，我的顧忌並不少。我自己早知道畢竟不是什麼戰士了，而且也不能稱為前驅，就有這麼多的顧忌和回憶。還記得三四年講，有一個學生來買我的書，從衣袋裏掏出錢來，放在我的手裏，那錢還帶着體溫。這體溫便烙印了我的心，至今要寫文章時，還常使我怕毒害了這類的青年，遲疑不敢下筆，我毫無顧忌的說話的日子，恐怕要未必有了罷

。但也偶然想，其實倒還是無顧忌地說話，對得起這樣的青年，但至今也還沒有決心這樣做。

呵，朋友，你看了上面這一段，別真以為他沒有給人指引了應走的路！他雖然總是板着面孔，可是他總不擺出「我是青年人的導師」的教訓的面孔，我們由他一生在苦痛中掙扎的行動看來，由他的一生奮鬥史看來，一生的作品中看來，他已經確確實實指引給我們青年人一個大道路，那就是為「生活」而掙扎，為「生命」而苦鬥！

魯迅先生更進未明白的告訴我們青年人說：

「如果還有真要活下去的人們，就先該敢說，敢笑，敢哭，敢怒，敢罵，敢打，在這可咒咒的地方，擊退那可咒咒的時代——」華蓋集「四十頁。

我們目下當務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溫飽，三要發展。有敢來阻礙這三者，無論是誰，我們都要反抗他，撲滅他！可是還得附加幾句話，以免誤解。就是：我之所

謂生存，並不是苟活；所謂溫飽並不是奢侈，所謂發展，也不是放縱……」華蓋集「四九頁。

呵！先生的逝世，不僅是文壇上空前未有的難以彌補的損失，在青年人的思想上，實是也在失去了一位良好的導師！

先生從五四運動之後，就從事新興文學運動及民族解放運動，不遺餘力。不料年來，為了「國防文學」及「民族革命的大眾文學」的糾紛，使先生出而駁辯，而致使先生受勞，促其速死！也許中國文壇將因為先生的逝世，而陷入了黑暗之淵，我們新望一切文學家，泯滅了各自的成見，不論任何派別與任何階級的文藝寫作者，大家無條件的為「文學運動」聯合起來！來抵抗×及為了努力大眾文學的力量總一起來！為了紀念魯迅先生，為了魯迅先生所給我們指出的未來光明的前途。

悼魯迅先生

李 雷

在遠東，

在這半殖民地的中國的滬上，

在十月十九日早晨五點半鐘，

你，我們的導師。

閉上了——一雙智慧的眼睛，

溘然長逝，溘然長逝了嗎？

我們誠心地希望，

報紙所載的消息，

都不正確如做夢似地；

但無論誰的耳邊都震響着

沉痛而又真實的嘆息，

和類似啜泣般的話語……

那麼，你確保溘然長逝了，

鐵一般事實告訴我們，

你已經安歇生命的機關，

停止了最後的殘喘，

寂然地，像潛飛似地

脫離我們這血汗和塵垢的人間。

假如我們的記憶不壞，

假如我們的眼睛也不失明，

誰也不會忘掉你早年孤獨的吶喊，

並且，要踐踏着——你留給我們的

深刻的歷史上的腳踪，

迎着新時代的戰場

和風，無休息地邁起闊步，

向民族解放的途徑長征。

你，中國的高爾基，

也隨着蘇聯的文化巨星殞去，

實在是我們生命中

最大不過的損失；

你的心血已經凝成

我們全中華民族

革命戰爭的史詩

像潛飛似地你寂然地

脫離我們這些踏血的年青人，

我們簡直像羣羔羊，

曾在你的吶喊聲中，

聽見如海燕

在陰濕的海空上啼叫，

喚出嶄紅的太陽，

引我們到春暖花開的青草地上，

去認識人生和真理的光芒。

但是你却又長逝了，

溘然長逝了，

在我們全民族的命運

陷于混濁的深淵時，

也在奴隸們求解放

戰爭的開始：

無論在東北的山林裏，

或全中國人民大衆的隊列中，

顯然地都默燃起怒火熊熊……

哦，你聽吧，

在這遠東半殖民地的

全中國的人民大衆

都在大聲呼道：

「我們的導師，

魯迅先生永遠存在着……」

我們將隨着你染血的脚印，

向前走，迎着風和村莊，

走向敵人，到生活的戰場上。

我們不當再為你悲哀，

因為我們還年青，

我們誓要頑強抗爭，

我們要實踐這堅強的誓語：

在明年十月十九日早晨五點半鐘，

當太陽從東海濱升起，

照耀我們的呼吸，

也照耀着你所夢想的

透明的新世紀。

一九三六年十月廿二日

別了，我們中國的高爾基！

天佑

殞落了，中國文壇的巨星！

在光明與黑暗交替的時候，在我們全民族受着危亡的暗潮襲打的時候，我們最前進的最勇敢的導師，停歇了他的生命的活動了！這是我們的一個無可補償的巨大的損失，對於他的死，我們覺得比蘇聯的喪失高爾基，還更值得加倍地痛惜：我們的中國高爾基，沒有看到光明社會的到來，雖然他曾無情地揭露了現社會的醜惡，描繪了黑暗角落里廣大羣衆的疾苦，並曾啓示給他們以未來的光明，然而，在黑暗中，他終於齟齬以歿了！在鬥爭中，我們失掉了一位英勇的，堅毅不屈的領導者了，再有誰給我們吹起時代警號？再有誰能像魯迅先生那樣地引導我們，指示我們，和護衛我們呢？沒有了！你，可敬佩的魯迅先生，竟不顧地放下了「投槍」悄然地離開了醜惡的人間了！先生，你已靜靜地臥下了！你已不顧敵人的狂笑了！再也看不見你那辛辣的筆鋒勇邁地搏擊黑暗的惡勢力了！

有人曾經指說過，魯迅先生在思想上是轉變過的，我覺得這是非常錯誤的認識。魯迅先生從來就沒有轉變過，在他

的許多作品中，我們常檢視他創作過程的時候，我們得知他自從發表了「狂人日記」一直到最後的遺作，他是自始至終保有着一般的作風，堅持着永不妥協的反抗的態度。同時，先生對於愛和恨分別特別的清楚：他會愛護過，幫助過無數的青年和勞苦大眾，相反地對於他的敵人是無時不在突擊着，他永遠也不饒恕他的敵人（「中流」上的「死」那一篇隨筆中曾提到），一直到他停止了生命的呼吸的時候。

這個博知善戰的鬥士手中的火炬，如今熄滅了！我們要燃燒起更廣大的火炬，照耀着我們全國土上的每一個角落，要使那蛰伏在黑暗中的被迫害的人羣都看見了光明的展示。我們的中國海燕在死前也曾狂叫着，預示給我們暴風雨將要到來。起來吧，被迫害的人羣，是時候了！

逝去了，先生已不再親親地指導我們怎樣接近真理的路子了！然而，先生的言語呵！都却永久地活躍在我們的心中。我們將記取這真實的言語，更無恐地，勇敢地走上鬥爭的途程。先生的解放勞苦大眾，解放中華民族的未竟的任務，將由我們來擔當呵！

對於先生的死，我們還有甚麼話可說呢？

啊，別了，長久地別了！我們的中國高爾基！

魯迅死了！

芬 君

我不會和你見過面，但我老早就認識你。

前天傳來你的死耗，我的心顫慄了！

人們都在痛悼着魯迅死了，

死了我們東方的高爾基！

魯迅死了，

死了我們東方的高爾基！

這是人類奇重的損失，這是人間至大的不幸。

這年頭兒多災難：

東亞的侵吞正緊急，

西班牙的鬥爭正沉酣。

不久以前死了新社會的預言者

高爾基，

現在又死了你，舊世界的破壞者

我們的倔強的戰士！

你的鐵筆解剖了敵人的陰險，

你的鐵筆掃落了敵人的炮彈。

你開闢了自由的道路為我們。

不朽的光芒，你，如黑夜的巨星，

照耀着我們攻破敵人的陣營，

向民族解放之途上進軍！

魯迅死了！

死了我們東方的高爾基。

我們，將用鋼鐵般的意志，

去繼續你未竟的工程；

在舊世界里，培植出

新的美麗的花朵，

作為你的獻花，

把敵人的鮮血和頭盧

作為對你的祭禮！

一九三六，十二月，十一日



論「國防文學」口號的正確性

季里

凡是提出來一個口號，必須要針對現實，即是說能針對現實而提出來的口號，才是正確的；否則至少就有不正確的傾向。帶有不正確傾向的口號是不易為大眾所接受的，反之正確的口號定為大眾所擁護。這是一個定理，無須乎多說。最近在文學界里，「國防文學」的口號被明亮地提出來了，這一口號被提出後，馬上便得了多數群眾的擁護，在好多的文學或其他刊物上都有關於這一口號的闡明文字，極力說明它的正確性。

「國防文學」這一口號的正確性究竟何在？待我們慢慢地證明。

提出一個口號不能離開現實，其原因方才已經講過。文學的主要任務為反映和推動現實，當然此一方面工作的口號也必須與現實形勢切實地吻合，這是不成問題的。但是我們冷靜一下腦筋，觀察觀察現在的中國：究竟是到了怎樣的一個地步了？全中國人民大眾所一致積極要求的究竟是什麼？關於這，我想任何一個中國人只要能注意到了下面的事實他一定可以得到解答的——

第一卷

第一：自從××帝國主義併吞我東北四省之後，現在又攫去我冀東，蠶食了我內蒙，以及其軍事上和政治上的勢力已深入了我全國內部，幾乎使中國的人民大眾沒有不受其直接迫害和威脅的；我們的疆土眼見着被一塊一塊的掠奪去了，我們的同胞天天在被殺死，一切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等自由一時一刻都有受干涉和摧殘的可能，除了甘為人家忠實的漢奸外，所有人都難逃開做人家屠殺宰割的對象。一般人民大眾在這種直接的悲慘的屠宰壓迫和刺戟之下，都感受到生命的危險和自

由之可貴，非犧牲反抗無以逃出痛苦的命運了。

第二：由於近來走私貨的充斥和×經濟提攜的急進，使幾年來陷於嚴重恐慌狀態中的中國經濟的機構幾於完全崩潰！首先一般小手工業者不得不很快地破產了，其次民族工業也痛遭打擊，致寥寥的自營工廠多已關門，其他如銀行相繼倒閉，商業日趨衰落，在在都呈現着破落淒涼的現象；下自勞苦大眾，小資產者以及一部民族資產者無不直接間接受其致命的打擊。因遭受這種劇變，普遍地都感覺生活上的痛苦。但是一追想到這種痛苦的來源，就不能不寄憤於×帝國主義者的身上了。於是各階層中的人們的心里都激發起了一個報復的思念。

第三：自九一八的砲火响起直至現在的過程中，五年間的變遷演進已使廣大的人民大眾逐步地覺醒起來，掙扎起來了；若干人英勇地掀起了反抗的旗幟，在為民族的生存而浴血犧牲以與敵人作艱苦的永久的搏鬥；又有若干人雖一時未能親身走上前綫和敵人直接接觸作殊死的鬪爭，但他們也都拋棄了自身的私利以切實地為着大眾為着未來的光明而奔走呼號作廣為喚醒的工夫。實在，反×的民族革命的情緒已極度地高漲在中國各個的角落了。因此中國各地的反×民族革命的高漲，不但喚醒了勞動大眾，以至於最落後的階層，使他們極積極地參加民族革命鬥爭，就是廣大的小資產者和知識份子也投入了革命的洪流。甚至於一部分民族資產者和若干的富農和小地主，甚至一部分覺悟的軍閥都有同情中立以至參加民族解放運動的可能。的確，在九一八以後提出來的「武裝人民，進行反×的民族革命戰爭，保衛民族的獨立統一和領土的完整」這口號，已被各黨各派和全民大眾所接受。全國各黨各派各級層都感覺到亡國的大禍壓到頭來，認為除了極積極發動一個抗×的民族革命戰爭是沒有出路的，也只有大家聯合起來，集中一切力量去對付主要的敵人才是唯一的辦法。

觀察以上的事實，我們知道現在的中國是要由各帝國主義的半殖民地變而為×帝國主義的殖民地了，×帝國主義的胃口恨不一下將整個中國吞下去才快意；可是，×帝國主義的瘋狂的強掠和屠殺，也已催醒了中國的各階層中人們，因着本身上的一致利害關係而有一個積極的共同的要求：大家一起拋開各自的私怨，把所有的力量集中，去驅逐×帝國主義出中國，以保住我們的固有的國疆。這該是多麼明顯的現實啊！

因着實際情形的要求，於是春更具體的普遍的「救亡統一戰線」一口號被提出來了。這是全民的一致的要求，除非是漢

奸才能反對它。在最近由於這個口號的號召，廣大的人民大眾多能在一個旗幟——抗×救亡——之下團結起來了，而且其前途蓬勃實無法限量。就在這種全國統一救亡的宏大聲浪中，在另一鬥爭方式內——文學界也提出了它的現實的口號，以為其創作活動的標幟和作家與作家之間的關係之發展與確立的範圍。「國防文學」就是其中最明亮的口號之一，它就是根據現時的政治形勢和一般大眾的要求而產生的。

統一戰線是目前中國救亡的總的路綫，在現階段的半殖民地殖民主義的國家，反帝統一戰線是民族革命戰爭的主要策略。「國防文學」就是接受統一戰線的口號而在文學界用以號召一切不願當亡國奴與漢奸的作家聯合起來共同走向救亡的路上。口號。「它要最大限度地動員文學界一切有救亡決心的作家，集中文學方面的救亡力量，以爭取民族的自由與解放」。並且以這一標幟而寫作的作品，一定能夠把握住現實，作為一個有力的反映和推動現實的鬥爭工具。雖然我們也承認文學的任務的多方面性，但主要的不能忘却現實的要求；其實，目前中國現實的情景已儘够照顧的了，難道還有其他的餘裕從容想些關於別的無聊的事件？我以為假使他不是過於逃避現實的作家，那麼他決不會把最嚴重的國防問題拋棄開而寫些與國防毫無關的東西。固然，在描寫的主題上不必都是標示着「國防」，但只要切實地與現實發生聯系會注意到了中國人民的處境而寫作的，那一樣是屬於「國防」性的東西。就因為現實的要求，是怎樣充實國防。

因此我們堅決地認為「國防文學」這一口號在現階段的形勢當中，不但是極正確的組織上的口號而且是創作上的口號。但是，也許有人認為「國防文學」這一口號有點近於偏狹的愛國主義的色彩，關於這，我以為除非他是涉了「左」的機械主義的嫌疑，決不能這樣過事顧慮。這種錯誤觀念唯有不能切實地抓住現時的新的政治形勢的人才容易犯它。難道為了執行一個策略去動員可能的多數羣衆經過一番「愛國」還怕把自己弄淺了向了麼？於是便懷疑起自己，不知怎樣邁動自己的脚步了？同樣，口口聲聲不離開「大眾」而實際上已跑開大眾好遠好遠的人們，他們也很難不為大眾所遺棄，這等人或者是一「故意」地把自己閃出在「不平凡」的舞台上，標明自己地位的崇高，但其結果恐只有使羣衆望而生畏，裹足不敢前了，所謂「民族革命戰爭」單憑這樣就可以達到成功麼？那麼，誠然「門」不自「關」而亦將被廣大的羣衆所「關」了吧。

最近文學界里因了不同的口號「國防文學」，「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還有「抗日文學陣綫」等而引起了不斷的鬥爭。我們覺得這一鬥爭是必然的，是有意義的，為了發揚真理，為了真理不被污濁，往往不用鬥爭簡直是不成的；但我們很希望，這個鬥爭不是意氣從事，即是說不是只為代表個人或某一小集團的顏面問題的爭執；我們覺得處理一個嚴肅的問題時態度決不能不力求客觀，這樣才不至將正常的鬥爭「弄成」混鬥了。錯誤誰都許有，但決不能掩飾錯誤，否則一般明白的羣衆也不能寬容。現在我們除了極力地擁護這一正確的「國防文學」的口號外，還希望早日廓清這文學界理論上的混濁現象，同時從速建立起用惟一正確的「國防文學」口號為號召的聯合戰綫，去強調地執行和領導起目前最緊迫的抗×救亡的民族革命戰爭！



被解放的人羣

白曉光

事變的消息在堡子裡完全講得哄動了，像野火一般的燃燬着每一個愚昧的生命。大街上從早晨就有人講述着可怕的新聞，那是關於××兵佔瀋陽城屠殺的事件。大炮是怎樣响的？北大營是如何的被燒？又一些市民如何喪失了生命？每當故事結束的時候便有人驚奇的喊着：

「呵！真生性，××鬼進了瀋陽城！」

「又反東洋啦麼？」

人們驚嘆着。臉上掛着一種恐怖的神色。眼睛對着眼睛互相神秘的凝視着。那好像發現什麼可怕的預兆一樣，眼皮上的青筋隨着每一次急促的呼吸跳動着。有人站在土崗上拉長了喉嚨粗暴的喊着，聲音向着一條冷靜的深巷中慢慢波動着。

「大五你來，真的。」

二卡用眼睛給大五示意，於是二人踉蹌的離開人羣了，走過一面影壁去。那一條漫長的路線又在眼前展開了，外界的一切狀態正像往日所給予他們的印像，平淡的感覺。街上的灰塵隨着風的方向吹到遠方去。渺茫的，終於在眼睛裏

變成一片不可捉摸的陰影了。牛犢和毛驢在一塊荒原上呻吟着，聲調是異常微弱的。那正像街上的談話聲所俱有同樣的幽鬱，同樣的一種悲涼的意味，沉吟着。二人低下頭去，直走到陣子牆底下便停下了。

「我們都完蛋了！完！——××鬼進了瀋陽。」

二卡又把那一種可怕的消息重覆着，聲音是顫慄的，隨着聲音的節奏渾身的筋肉都在顫動着，面孔是灰白色，一切的表情都顯示出不安的象徵。當他說完之後便開始跛着焦灼的腳步，漫無秩序的在那堅硬的地皮上鏘鏘响着。有時候不知所以然的慘笑起來，兩片鉛色的嘴唇微微的啓動着，似乎在那咒詛什麼一樣，整個的神經全集中在一種恐懼的觀念上。

「大五！真的，少帥的軍隊已經退出去了，退出去了！」

二卡叫着，故意把每一個字音說得特別响亮，那好像專為使對方人注意一樣。兩隻手盡量地在形容着某一種難言的動作：「真的，大五××鬼要來莊稼人得個個砍頭，你忘了麼。七公台那回事，因為高麗搶稻田，××鬼藉口奪了中韓

人，老百姓……

大五從沉默中跳起來，好像感受了什麼刺激一般，睜大了眼睛叫着，聲音顯示得森然而恐懼。

「不得了！不得了！二卡，你寧聽說什麼根底呢？」

「根底是靡有的，x x 鬼確實進了瀋陽，住兵工廠下來的說。」

「兵工廠怎樣呢？」

「叫x x 鬼佔了！」

「佔了！……大五太息着，又繼續問：『督軍署呢？』」

「督軍署也叫x x 鬼佔了！」

「也叫x x 鬼佔了！」

「……」

「官銀號呢？」

二卡不奈煩的一一答覆着，在講述某一種故事的時候必定驚奇的太息着，或者是喃喃的發出一種憤怒的聲音：「官銀號，那末可惜呀！現洋……窮人是……」

於是二人在一種痛楚的感覺中沉默了。

走回家去，大五把他所聽到的消息說得更可怕一些，於是他的老婆哭了，他的孩子也哭了。她們好像對於這世界不會再感有新的希望了。聲音是異常悲慘的，似乎在絕望時候所發出的呻吟一般。但是大五始終不去理她們，一個人悶悶的靠在條案桌子上起始可怕的想像，他想到瀋陽城，想到x x 兵，想到將要收成的高粱，一切的想像都使他感到異樣

類傷的。他的整個情感全都浸入於痛苦的糾纏中，光明漸漸的從眼睛裏消逝了去，一副鐵黑色的輪廓永遠映入他的視鏡中混亂着，他不會分析也不會理解，那是永遠不可理解的一種可怕的想像。

日子隨着恐怖的消息愈法增多起來。許多無憑藉的謠言愈來愈熾生了。那是關於胡匪和戰爭兩種不可勉避的災難，那絕大的災難在人們的頭頂上逐漸的逼得迫近。堡子裏的青年小伙子都把自己的工做放棄了，手裡的鑿刀掛在大樑上再不會光顧了，幾隻瘦驢在牲口圈裏呻吟着，草原上放豬的孩子也漸漸少起來，甚至人們把那最神聖的收成也都忘記了。那完全是忘記了，再沒有一個人談起秋天收割的話？也沒有一個人談到家常的話，人們的靈魂完全被那恐怖的消息所侷住了。

大五也不像往常一般活躍了，眼睛失去了幸福的光輝，繃緊眉頭。不常發言，無論對於什麼事都是很淡薄的，動作是很懶惰的，那對於秋天的夢幻完全毀滅了，甚至他一點的心思也沒有了，他不會再想到更有希望的事。大地裡是沒有他的足跡了，圍子也很少去，那從前背着草網的故事使他記得乾乾淨淨了，短曲也不唱了，不挑水，不編筐，不切草，一切的工做他都放棄了。他覺得這世界是再沒有希望了！再沒有希望了！他不相信對於他的勞動會有什麼代價？他更不相信這變亂的世界對於他的勞動代價會有所保障？甚至他時時想到自己的生命在怎一種恐怖的包圍中，戰抖着，他的渾身

筋肉都隨着那可怕的念頭顫動起來，臉上的青筋一伸一縮的弛緩着，他的情緒完全緊張起來了。

消息是一天一天的緊張起來，在極度的紛擾中那恐怖的事情便接着發生了。先是人們望到了飛機，它帶着太陽標幟在天空中嗡嗡飛翔着，一種巨大的聲音開始向人們的靈魂們嚇着。火車上是載滿了一群群逃難的人民，甚至連車蓋上和煤斗上都擁得無有隙縫了。軋軋的，噴洩着黑煙色奔向森林去，炸彈從空中墜下來像暴雷一樣炸裂着。那種炸裂聲像子裡任何人都可以聽見的，十分執心的爲着逃去的難民捏了一把冷汗，也許從自己的心靈中發生一種同情的感覺。人們都集中在土崗上遙望着，談論着，傾聽着！神情是異常驚慌的。衆精會神的向着一個人形望着，走近來，大家認得是二卡，那是一個從車站道上走來的小伙子。

「怎末樣？車站上又出了甚麼差？」

不知是誰從人群擠出黑腦袋問着，語調是顯示異常驚奇的，跟着一大片吵嚷人勢洶洶的擾動了。

「二卡！」

「二卡！」

「甚麼回事呀！」末一個聲音更大。

「炸彈炸死了人！」

「炸死了人？」

「是的，老爺們！血淋淋的甩在洋旗外頭……」

有些好事的老年人也從屋中走出來了，拿着蒲扇，坐在人群的當中，用他那長長的指甲導着蒼白的鬚鬚。不發一言論，衆精會神對於每一件可怕的事情傾聽着，太息着。那好像對於是這世界完全顛到失望一般，搖起蒲扇，喃喃的咒詛

起來。

「真至護！殺人！」

老大爺，光緒二十六年跑反是怎一回事？老人沉下心去把過去的經驗都一一講給大家聽？那無非增加許多農民一種恐懼的心理。他們從那故事中証明了××兵是如何的殘暴？在冷天雪地中逃難的人群是如何的悲慘？老年人特意把每一件事形容得深刻而有力，許許多多驚奇的眼光都射在一張幽鬱的臉上，悲哀的情緒雕刻在每一條粗裂的綉紋中，兩隻沒有知覺的大腿無名的顫慄着，簞簞的嘴唇遲現着灰白色，一切的表情都使人感到焦灼與失望。

「那時候也這罪麼？」有人問。

「這罪算回事，屬九三冬天，爐袋痘的冰雹打死家雀子，大雪末了車沿，小孩掉下吧！靡吃黃米飯。」

老人搖一搖蒲扇又繼續說。

「小鼻子和大鼻子到底開了火，……碎！你們麻經驗過，我和大五的爸爸趕三套車出半拉門……」

「大五！」

有人喊大五，大五踏着蹣跚的腳步走來了，昂着頭，兩隻銅鈕子在右胸坎上放着猛烈的光輝，那是十分耀眼的，肚臍左右飄散着青坎布花旗帶子，挺着胸脯走上前來。

「聽之，甚麼動靜？」

有人擺手，接着那西北方便發現槍的聲音了，打着響，大吶喊着，犬吠着，整個的鄉村完全沸騰起來了。

過些時候那一種震駭的聲音愈法擴大起來了，喧嚷着，吼叫着，响動着，種種恐怖的聲音完全混亂成一片了。那好像專在某村子發生了事情一般，銅鑼聲是一陣緊接一陣弛緩

傳送着災難的消息，從一片青紗中望到那黑的煙火了，奔騰着。

倭子裏一些人都跑到街上來了，有的背着快槍，有的拿着鎌刀，那顯然是從大地裡逃來，但是神情却是異常的驚惶。

「甚麼回事呀？」

「胡子。」

「古洞崗子進去胡子。」

「大家幹一場！是不是二卡？這靡有天下……」

「靡有天下呵！」

「認之當胡子也不給××鬼當奴才！」

「哈哈哈哈哈！」

整個的人群全在熱狂的哄動了，拍着手，讚美着，一種新的聲音從人羣的呼吸中透出來。

「東邊韓家台也拉出去了，五十多個小伙子。」

「李家屯怎樣呢？」

「李家屯也要拉出去。」

「這靡有天下的時候！」

「靡有天下呀！我們不讓××鬼管！」

消息是一天一天的緊張起來，那是十分可怕的，每個上都曉得這世界是再沒有希望了。他們再不像往年辛辛苦苦跑到田裏去工做，甚至被大家所視為愚笨的。於是大家完全過着悠游的生活了。那正像等待着末日降臨一樣，高粱沒有人割去了，抗年造的已經下工了，甚至有些人家把豬與雞都宰殺吃了，那一種悲慘的聲音可以時時聽到的。但是大五的老婆始終於忍心不得，何況她又整年吃觀音齋，大五也執拗

不過她，在這種情形下算是保活了幾條家畜的生命。大地裏是一次沒有去過，有時候特意到園子走一陣，園子裏雜草漸漸的變成枯黃色了，菜瓜秧子也枯黃了，雲立秧像草繩子一般爬在秫秸杖子上，節骨草和喇叭筒漸漸的凋落起來，一陣大風掃過，楊柳葉子蕭蕭的响起來，它帶着一種悲涼的節奏永遠停滯在人們的心間，秋天的意味完全象徵出來了。

大五走到街上去，街上的人愈法聚得多起來，三五成群的在討論着某一種可怕的消息。有的人熱狂的期待着戰爭發生？在他們的理想中却實相信能夠發生的。可是那一種熱望經過了相當時間完全使他們感到空虛了。許許多多的難民仍然是一列車一列車的載到遠方去？帶着太陽旗的飛機照舊是投擲着炸彈，每當一個巨大聲音爆裂時人們整個的筋肉都在抖擻起來，談話聲停止，眼光是恐懼的互相凝視着，那好像在搜索着什麼不幸的感覺一樣，有一條淡黑的影子跨過短牆來，接着那脚步聲便在瓦塊上鏗鏘的响了。

「又有甚麼新聞，二卡，二卡！」

有人把二卡叫了兩遍，二卡伸出一隻拳頭從大五背後轉過身子，吼叫着，那派野戰一般的起了個晴天霹靂。

「李家屯也抗出去了，是七十二個，八九七十二個。」

「哼！是的，靡有末下了。」老年人又搖着蒲扇從遠處走來了。

人們像脫離了拘束一樣，即使有天大的罪惡也不會感到恐懼了。法律和道德完全失掉它的效力。但是在屋子裏爭論着事情的發生，他們現在都曉得是怎樣應該團結一致了。大家想着幾種避難的法子？大家想着抵抗××人的法子？大街上不住的敲鑼集會，廣場上變成了露天會場，許多小孩子隨

着每一次某會騷動起來。

堡子裏一些有錢的人家遷移到別的地方去，拋下了自己的田地和一些不能帶走的傢具，他們實在不能在這種恐怖中生活下去。尤其關於胡匪的消息更是使他們失望。近幾天忽然又聽到義勇軍消息了，那是非常新奇的一種名詞。街上的人們愈法說得可怕起來，一種恐怖的觀念一直保持到黃昏，夜似鐵板一般的逼到人的頭頂上。每早晨聽到了一次一次的車輪聲，想像着，又有許多怕胡子的人離開屋子了。

那是霜降以後的事情。

從早晨起來，戰爭便停止那恐怖的聲音了，機關槍和小鋼砲的爆炸聲漸漸遠了。這時候堡裏的人群從太陽光輝中復活起來，夜裏的恐怖情緒完全消逝了，大街上漸漸的發現有人走路的聲音，那是非常輕緩的，機警的，從一家門口走到另一家門口，神情是呈現着異度頹傷的，脚步在瓦礫上嗟嗟的响起來。

「大五！……大五！」

有人喊大五，接着那黑腦袋便縮向短牆中去了。遠方有狗叫的聲音，悲哀的吶喊聲，人們的喧雜聲，一切的緊張的聲音都混成了一片，天邊的槍聲漸漸微弱下去，甚至使感官所不能接受的一種輕淡的聲音。但是那一幅恐怖的回憶深深印在人的心頭，誰不會忘記那一幕屠殺的慘劇？不知爲什麼大五竟流了眼淚？印在心底的一幅可怕的輪廓漸漸消了去，展開眼界，大街上有如白煙一條綫索鋪展着，冷冷清清，那往日一種紛擾的狀態完全不見了，賣豆付的漢子再不會提高粗嗓叫賣了，每一家的煙筒也都沒有冒出青煙來，那顯然是

沒有顧及，到吃飯上而去。車轍的兩旁跔踏着牲口的蹄痕，馬糞和子彈殼漫無秩序的堆積着，黑睛的角落裏有兩塊大板在風裏掀動着，那像什麼不幸的力量打着一樣，抬起頭來火光又在他的眼睛裏出現了，紅黑的一片，漫着房頂和牆梢直滾起來，接着人群的吶喊聲便響張起來了。

「呵火！……呵火！」

他自言自語的重覆着，想起火，一種比火更可怕的觀念使他戰慄了，口吃着，渾身的筋肉都要顫抖起來。

走到自己的家裏去，那是一些聲息也沒有了，院子裡是靜靜的被一種嚴肅的空氣支配着，房山子照舊是突現出灰白色的輪廓，煙筒像鐵壁一樣的屹然對立着……一切的印像都使他感覺變了狀態，那也許是他的心理作用。低着頭，推開門，一隻手掌在木板上鏗鏘的响起來，神經系統很快的起了相同的反應。

走到屋裏去，他的孩子已經不知去向了？「不見了！不見了！」他叨叨着，但是這個問題始終找不出解答來，於是他又向着另一人的身上搜索了，那是一個三十多歲的女人，蓬鬆着頭髮，胳膊是放在一條麻花棉被上，昏昏的，那好像失掉了知覺一般。有時候從鼻孔中呼出一種沉痛的呻吟，十分低弱。……終於他不自禁的走上前去，摸一摸女人的胳膊，胳膊已經是冰涼涼的了，望望眼睛，眼睛是閉着，一切的现象都使到驚懼與驚異了，他完全驚奇起來了！難道他的老婆已經死了麼？他疑問着，他相信那鐵青的臉色會給他強有力證明，他不再想到旁的念頭了。

她再想細細的看屋裏情形可是那遠方的槍聲又接聯的起來，急促的一陣一陣爆炸着，這時候他完全感到畏懼了，他

不怎樣去進行他的第二部動作。腦皮上是一陣一陣的冷風吹拂着，刺激他，警告他，那好像在讓他逃走一般，他必須要逃走了。他的情緒完全緊張起來了，他不合從屋子裏任何東西取得一種反應，視線是直直的射到黑暗的角落中，角落裏九齒耙子和鐮刀互相交錯着，烏木桌子上有把剝刀反映着慘然的反光，……經過了最後的踟躕終於安然的站定了，並且他要大胆的分析這一幕突的事實，要曉得這一種不幸的事實呀！

他掀開被，那女人下體完全露出來了，在被上還漬印一些污穢的東西，……她憤怒起來，暴罵着，罵着任何一個××兵。

街上彷彿有什麼聲音愈法噪叫得利害，槍聲响了，狗叫着，整個的村中像潮水一般騷動着。這時候他的恐怖愈法加重了，在事實上不能不離這裏了。

走出門來，迎着眼睛的是一片火光，從樹梢上望去，完全是那不可遏制的火焰奔騰着，火勢順着風勢刮去拍拍的响着，彷彿在火光裡有一派人吶喊着。

「甚麼回事呀？」
「甚麼回事呀？」

大街上完全混亂了。人群漫無秩序的流動着，奔跑着，揆着東西神情是異常緊張的，殘敗的落葉混合脚步聲响着

「大五、大五！」

大五認得喊他的人是二卡，手拿着快槍，搶上了脚步便從火光中跑開了。街上的人也跟着騷動起來，暴吵着擁擠着，一個黑腦袋和另一個黑腦袋交錯的舞着。人們的情緒完全

是陷入惘然與失望之中了。迎着險色的火焰愈法燃燒得猛烈起來，在狂風刮起一股黑煙直滾向天穹，十分威嚴的，任何人看了都會引起一種可怕的情緒。槍聲也接着响了，疎疎落落的，由遠而近，那好像要到村子附近一般，聽得異常清晰而森嚴。

從街頭又有許多人擁進來了，亂鞦韆在灰塵的路線奔跑着，人們的視線完全被遮蔽住了。

「幹什麼呀！」有人瞪大了眼睛問着。

又有些小伙子從街頭上擁過來了，在中間還混雜着一派呼聲。

「義勇軍萬歲！」

「是義勇軍麼？」

「義勇軍萬歲！萬歲！」

「打××的義勇軍！」

「哈哈哈哈哈！」

大街上的人羣完全沸騰都來了，吼叫着，喧擾着，似獸一般的沖開了奴隸的枷鎖，這一塊被解放的國土完全充滿新的氣象了。村子裏的任何一個人都期待着那偉大的光明到來，他們已經過够那黑暗的生活了，他們需要那新的光明來領導那卑污的靈魂。

「義勇軍萬歲！」

許多農民站在車轍的兩旁熱狂的喊着，歡呼着，聲音像陳雷一般的威然震動着。接着義勇軍的隊伍便從大街的一端走進來了，打着顯明的旗子，吹着口笛，步伐是異常整齊的，逼着一條窄長的路線進展着，脚步聲和吶喊聲互相激蕩着。槍械是很整齊的，一支一支的在太陽照耀下反映着嚴肅的

光輝。站在路兩旁的農民用一種快活的聲音歡呼着，吶喊着。那樣好像在歡迎凱旋的英雄一般，鼓起掌來，陣勢像潮水一樣冲向偉大的人羣中去了。吶聲又順着擴大起來，這小小的農村已經復活那新的命運了。

「二卡！那裏去？」

「義勇軍萬歲！」

喊完之後，火苗愈奔騰高起來了。

街上的人羣完全混亂起來了，紛擾着，面孔望着面孔都是一種新的氣象了。整個的靈魂充滿了新的愉快，新的興奮力，幾個月中的恐怖與黑暗中摸索已經找到光明的方向了。人們正在覺到那新的希望走進他們的生命，他們的偉大生命呵！

人們的服裝是異常複雜的，槍支也是異常複雜的。甚至有些人拿着破碎的農具興奮的喊着。村子裏的背槍小棍子也隨着聚人來了，一點畏懼的神色也沒有，昂着了頭，大踏步走盡一條大街一條大街。每一家的大門都在開着，角路裏是一些破碎的紙片堆積着，秫稈和稗草凌亂的洒滿了骯髒的圍口，牲口快活的呻吟着。這着這農民完全是一種新興的氣象了，那新的氣象使每一個人都受了感動，他們不會忘記××兵是如何的兇狠與殘暴，他們已經從殘暴的壓迫下解放出來了，被解放的偉大人羣啊！

一點鐘之後，村中的火焰漸漸的毀滅了，吶喊的聲音也漸漸的沉寂下去，有許多的農民參加到義勇軍的隊伍裏，自己帶着槍馬，拋棄了一切的財產去參加實際鬥爭，他們勇敢的向着一個光明的方向邁進着，毫不疑遲的。他們相信會從這一條路線上找到他們生命全體人羣解放的出路。他們更不

會忘記帝國軍隊所破壞的傢具、房舍和生命的犧牲。一切的觀念都使他們感到恐怖了，現在他們要抓住這新的希望來充實他的生命。

九音號 起來，人羣紛紛的向廣場上聚合了，雜亂的，種森然而恐懼的聲音咆哮着，一陣一陣的，彷彿這整個的農村都在沸騰起來了，那是人羣自動的要呼喚出一種快活節奏。人頭像黑的波浪向前湧下去，面孔對着面孔全是那快活的光輝聯繫着點着頭，彷彿已經在了解某一種意義了。騷動着，人們集中自己的力量放在將來的希望上，那未來的希望呵；九音號再吹一遍，所有的人羣全集在廣場的一角。向場的地方是一排矮塚，業已凋殘了的喇叭筒秧子纏在蒿草的兩邊，人們放大了視線凝視着，分析着，脚步聲鏗鏘的向着遠方走下去，旗色在空中招動，所有的羣衆都熱狂的暴吼起來了。

「義勇軍萬歲！」

「是的，大五呢？人都當義勇軍去！」

二卡背着火槍找大五，大五踏大了脚步已經消逝於人海之中了，鐵青的臉色在波瀾似的人海中分外顯得焦灼而緊張。窒息着，在喉嚨上有一塊硬的東西堵塞着。彷彿渾身的感覺都在光榮的刺激中，勝利的旗幟愈飛得近起來。

「義勇軍萬歲！」全體的聲音都在顫慄着。

「幹一下呵，打××，哈哈！」

「義勇軍萬歲！」

偉大的人羣已經在熱情中沸騰起來了。

抗年造的伙計和放豬的孩子也都跑來了，帶着一顆興奮的心情，跑得一臉大汗，喘着氣，汗水在漆黑色的脖子上流

動着，涼風吹着煙袋疙疸花的响着，腰間的花旗帶子絲絲的飄舞起來，直直的眼睛在反應着一切的刺激，一條一條的黑影從眼前飄過去，勁壓壓的人頭又消失於暗灰色的空間了，喊聲擴大起來。

「義勇軍萬歲！」

突然一個青年小孩子從人群中走出來，佩着佩槍，袖口上訂着什麼義勇軍的徽章，眼睛炯炯的放着光輝，表情是異常沉着而嚴肅，皮鞋聲在堅硬的地皮上一陣一陣的响着，直走到一面較高的土崗便開始站定了，伸出來拳頭比畫着。

「諸位朋友們，我們要認清我們所處的地位……我們不能在那種騷擾中過着黑暗生活了，我們更不願意讓別人來剝削我們的血汗……諸位，要認清楚，這時是需要我們做什麼？……我們不去打倒我們的敵人，我們便是給我們的敵人當奴隸，……我們不能任着××人來屠殺……」

青年人說到這裡臉白一陣，接着那暴吵的掌聲便响起來了。

「現在我們要拿集團的力量去和××鬥爭，……爭奪我們的政權，我們的自由，我們的人格……」

人群暴吵着，掌聲又响起來了。

「諸位，……我們要我們的敵人鬥爭共拿大眾的力量不可，……農人，工人，我們要擴大戰線到一切被壓迫的人群，……我們要求中華民族解放，我們要求……帝國主義的走狗是一天一天的殺到我們頭上來，屠殺我們，剝削我們，榨取我們，……我們要覺悟，除了參加義勇軍鬥爭是沒有第二條生活的出路！」

「義勇軍萬歲！」

「義勇軍萬歲！」

掌聲响過，吶喊聲又哄動起來，脚步混一片亂起來，整個的廣場全在潮水似的擁擠中，漫散着，騷動着，人的臉色和槍的光輝交錯着，旗色從黑的人頭浮過來。

下午時候，所有的人群又在廣場上集合了，那是離堡子稍微遠一點，九音號吹得特別尖銳而悲壯，每個人都抖起精神來，英勇的活躍的，那好像在準備和帝國軍隊做第二次戰爭一樣，槍支混亂的搖起來，舞動着，在人們的面孔上交織着森嚴的光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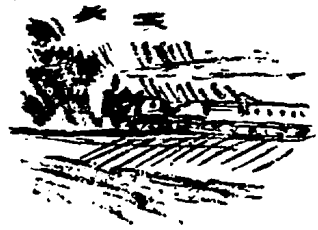
「義勇軍萬歲！」

「農民萬歲！」

廣場上完全被一種生動的聲調所震動了，那好像在凱旋時候所奏的喇叭一樣，搖天震地的擾亂着，所有的群眾都沸騰起來了，整個的靈魂充滿了狂放與光榮，神經在瘋狂的悸動着每個人的臉上都浮現出血的光彩，內心是熱狂的燃燒着，熱狂的吶喊着，人群紛紛的竄動着，漫無秩序的奔跑着，雜亂脚步混合成一種快活的聲音，敏捷的，活躍的，顯示出一種興奮的姿態。

口笛尖銳吹着，每個人的神經都受了強烈的感動，旗幟招動，隊伍已經站得整齊了，漫長的，似蛇的形式向着遠方開展着。每個人的臉上都掛着嚴肅的微笑，涼涼的。太陽光在刺刀上放着異彩，那好像在象徵着前途的勝利一般，人們都遵守着鐵的紀律而開始過着新的生活了。

一九三四，十一月十二。



別了故鄉

李雷

別了故鄉，

我從今天起

邁開大步，

向天涯，向祖國流浪。

故鄉，

故鄉，

你是我落生的地方，

你是我長大的地方，

我愛你

春天的草原，

夏天的太陽，

但是啊

我不能不走了，

我不能不向遠方流浪，

在我臨別你這一刻，

我不忍移動我的脚步

我向你頻頻地

揮手，

我又不得不

輕輕出來，

我無聲地喊，

喊道：

別了故鄉！

故鄉，

故鄉，

故鄉的山高，

故鄉的水長，

故鄉的南風

又吹開滿山野花，

吹來燕子

飛入

空房間，

吹着滿山漫散的牛羊；

吹沒我的腳跡，

我走了，

別了故鄉，

我登上五月的海程。

二

夜是這麼長，

風是這麼涼，

我站在

駛出營口的船頭上。

我聽：

風吹着波浪，

水抵着船响，

我回頭

凝視着

那漁火

和星芒。

在夜里，

望不見家，

在夜里

也望不見天涯。

我祇耳聞

風聲，

水聲，

和航艇的

汽笛長鳴，

全不像

我幼年

牧羊時

用高粱葉

捲吹的胡笳。

別了，
故鄉啊。

如今，我站在
湖海

航船上

向夜潮揮手
辭故鄉，

我臨風落淚，
我的淚落在海上，

落在海上……

……海上，

我的淚落在海上
我揮手辭故鄉，

我深刻地
凝視，凝視着

那遠山的黑影，
那黑影

像曲線一般
畫在天壁上，

我，

要辭去

這可愛的家山，
要飄泊到遠方。

三

因我要飄泊到遠方，
我想，

我盡力想像
故鄉的模樣。

故鄉，

故鄉，

在往常

九月的故鄉，

遍地開了棉花，

遍地晒紅了高粱，

遍地的大豆莢黃。……

九月，

在故鄉

大家歡樂地喊道：

「秋忙

秋忙

病人下林。」

牧童

在山上唱，

姊妹在拾棉花，

父兄在割高粱，

還有，

還有趁着
月亮地

打場：
滾子在夜裏
轉出喜悅的音晌。

可也是九月，
在故鄉，

強盜們佔據了濬陽，
佔據了濬陽，
接連着也佔據
我們的村莊。……

濬陽，
濬陽，
連我們的村莊，

……
都有着玉蜀黍，
棉花和高粱……

但是

那高粱
洒在地上
玉蜀黍洒在地上，
我們的村莊，

也祇剩幾條餓狗徬徨。

人們都走了，
走散到四方，

四方滿佈災殃，
……
但是也燃燒，
起反抗的火光……

四
我眼望着

營口的碼頭，
那電燈漸漸昏茫，
漁火漸漸昏茫，
我的心
感到了淒涼。

現在，
這四週是無際的水鄉，
我又舉起一次手
默禱着

別了故鄉，
有一天，我隨着大家
從祖國打回來，
將帶給你自由和解放。

—— 追記一九三二年五月臨別故鄉在營口登船時景況。



棉花

張秀亞

外面的風吹得更猛了，手指粗木枝插就的窗棂子被搖撼得吱吱的直响。那扇破舊的風門子剛關好又被風推開了，上面糊的紙起了一陣顫慄，發出咕咕打咕咕的響聲。豈在窗外的一小細細柴禾也隨着風一歪頭倒下去了。屋子裏裝來了一股令人戰抖的冷氣。

她從地上拾起一根秫秸，彎着腰撥了撥炕腳下的炭火盆。裏面只剩了白白的一堆灰燼了，翻騰了半天，也沒看到一點紅色的火星子。她直起身來，指了指屋門，向身邊的女兒低聲的說：「妳把那扇門拉着點，別叫風吹進來！妳弟弟病着，着了涼可不是玩兒的。」女兒答應着，像怕驚動了炕上的病人，輕輕的走到門邊，手指緊緊的把住了風門上的櫃子。

她轉身走近炕沿，拍了拍孩子身上的被子。使裏緊他身子一點。看了看孩子沒睡着，便用手指夾住被邊捻了兩下，歎息的說：「簡直像條夾被呢！」俯身用乾裂的嘴唇親了親孩子的額角，「你冷不？」那孩子把頭往被裏縮了縮，無力

的輕輕的點了點頭。又用細微的調子說：「媽！你用被子把我腦袋也包起來吧，我冷！」

你說到那裏去尋點棉花給你弟弟添添被子呢？她環視着空空的小屋子，拍着自己身上的夾袄用茫然的眼光目視着女兒。「是啊！媽！棉衣裳前些日子都賣給喝破爛的給弟弟買了藥啦。不的話拆一件給弟弟添添被子也好！」那些日子天兒暖……真是，不如不賣呢！聽了女兒的話，她忘了前些日子沒錢給孩子買藥的焦急了，心裏十分後悔賣光那些棉衣裳。她沒主意的搓着凍裂的紅紅的兩隻手，呆望着冷得縮成一團的兒子。

弄黃的日影子慢慢的從窗棖上爬到炕上了。這使她又慌張又驚詫。注視了伏在薄被下那瘦瘦的小身軀一下，便走向屋門去了。「我得去上工啦！好孩子，好好兒的照顧着弟弟！」她一面扣着鬆了的扣絆，一面和女兒說着，眼睛又瞥視了炕頭一下。

一邁門坎，一陣風呼的一下子把單布的簾子圍成一團高

高的捲起來，又嘩嘩的一下子鬆下來落在她的臉上。「好大的風啦！」話還沒說完，口裏便灌進一股子冷風，她連忙閉上了嘴。女兒拉着她的衣裳凍得打着抖說：「媽，早點回來呀！弟弟今天的臉色還不如往常啦！」她點了點頭：「他蓋的可太薄。」含着一包眼淚，連聲歎息着走了。兩道稀疏的眉毛，緊緊的皺在一起，盡是皺痕的前額，深深打起好幾道褶子。

風夾了許多土砂，迎面向她撲來。她光禿的頭頂，圍在矮矮衣領內的瘦長頸頭，都凍得有些麻痺了。「老天爺保佑我的孩子！等着他病好了，我借錢梅斤大白饅頭上供！」把手插進袄袖裏，隨即又掀起衣襟擦了擦流到唇邊的鼻涕。一面在心裏這靜靜的禱告着，一面仰起臉來看了看灰慘慘的天。「孩子的病怎麼昨兒打黑下又像重了似的，一口水也喝不下去？」自己在心上這麼自問着，一顆心猛烈的跳動起來：「他也許因被子薄凍的……」她大瞪着眼睛，茫然的望着路旁被風捲起在空中飛舞的黃土。她這麼尋思着心裏更難受了：「多對不住孩子：他病着還挨凍！」

猛然的，她想起她做活計的那軍衣裳裏這兩日運來的那些棉花了。那些高高棉花堆的影子出現在她眼前了。她眼前一亮，心裏模模糊糊的覺得好像有點歡喜。可是，立刻她盡力的想驅逐去那些壓在心上的棉花影子：「人窮，骨頭可不窮。……那不是咱當拿的，咱可不想它！」

過了一會兒，她想到孩子凍得縮頭縮腳的樣子，念頭又

變了：「那些棉花想法兒弄點兒來多好呢。」她的臉覺得熱撲撲的了，像自己犯了罪。兩隻昏花的老眼望着天邊那一堆的灰雲：「呵……她輕輕的歎息着。」

「一會兒想法兒把軍衣莊裏的棉花拿一點兒來吧！」一面走着路，心裏又不禁打着這樣的盤算了。她因盡力的想叫自己別朝這一面想，可是不成功。彷彿有一種力量拉着她作這想頭。她一面想着，一面眼前浮起一種幻影，她彷彿看到孩子蓋着一床厚厚的大棉被，小臉兒熱的紅撲撲的……

她走進平日做活計的那地方了，那間寬敞的大屋子，地下已坐滿了一大堆女人，黑色的頭髮上都飛滿了白白的棉花毛。她們都匆忙的續着棉花，手向一大片棉花上扯一把，又趕快的鋪在剪成衣服的黑布片上。女工頭穿着厚厚的棉襖，在地上踱着，三角眼裏射出怕人的光芒，看着腳邊席上低頭忙着的那些人嘴裏叨叨着：「可不能偷棉花！就是手指肚兒那麼一頂點兒也逃不出我的眼，我當頭兒領着做活兒也是大半輩子了，你們可玩不了我！」她聽着呆了似的扶着門框，臉變的蒼白了，她甚至於懷疑着自己方才那可耻的心念都被這老婆子發覺了。

她擠了一個空子坐下來，心裏七上八下的絞得慌。她向一堆棉花上撕下了一塊，預備向一件衣裳上鋪。軟軟的棉花觸到她手裏，又輕又暖。自己一片片的朝上鋪着，心裏想：「只是給人家做棉衣裳！」重重歎了一口氣。一條比夾被稍厚一點的青面破棉被，又浮在她眼前了。她一雙忙著鋪棉花

的手動得慢起來了。

眼睛睜着棉花，耳邊兒的話又响動起來了：「媽，你用被子把我的頭包起來吧！我冷！」心裏不禁又催促起自己來了：「拿一點兒棉花帶回去吧！」

她低着頭，用眼睛偷偷的向周圍瞟了一下，又裝着看別人棉花績得厚薄，反身向後看了一下：「你績得滿勻啦。」故意的向身後那女人說了這麼一句。抬頭見工頭不知什麼時候走進裏屋去了，她心裏就一喜，「要拿就乘着這時候拿，沒有一隻眼盯着自己！」這麼暗暗的叮囑着自己，慌慌張張的撕了一塊棉花向自己腰間一塞，心裏迷迷糊糊的也不顧那塊棉花的大小了。手從衣底出來時，自己爲釋却別人的疑慮嘴裏大聲說：「好冷的天兒啊！手插進裏面都不暖和！」別人都低着頭忙着績棉花，誰也不會答理她這話。她並不爲這種冷淡而難過，這情形反倒使她有點兒高興。

她又低頭績起棉花來了。她不敢再抬起頭來望一下全屋的人，她想起方才做的事，覺得自己比全屋子裏的人低賤許多。自己以前可不是這樣的人，那年自己在路上見了一雙小孩子的新虎頭鞋，自己連仔細端詳一下都不肯，便拉着路旁的樹上了。自己想起這件事心裏覺得那麼難過，眼裏濕濕的流下了好些淚點。她抽噎的聲音驚動了身旁一個婦人，推動着她的肩膀問她：「是你家良哥病不見好嗎？」她搖搖頭，又點了點頭，全身抖動着，一個字都說不出來。

她想着腰間那一塊棉花，又聯想到上回姓林的那個婦人

像棉花被棍打的事情了，心裏不覺一驚，全身起了劇烈的痙攣。自己可別那麼倒楣！她用手捫着腦門，默默的念叨着。「她那回是弄的太多了。自己只拿了這麼一點，也許……」她勸慰着自己，可是一點不能減少心頭的驚惶。

中午了，已到了放工的時間。平常日子她就盼着早點兒放工可以回家去看看孩子的病狀，今天她反到有些不樂意「放工」了。一到放工的時候，每個人都得被工頭搜查的。「可別把這塊棉花搜出來啊！……」她想着發了呆似的，直板板的坐在那一張席上。「也許搜不出來，平常只搜搜袖子，褲管，不是不向腰間摸索的嗎？」她這麼一心想心便快些……一會兒又揪得慌了。

許多人亂烘烘的都站起來了。嘈雜的說着話，拍打着粘在身上的棉絮。一個大姑娘怪頭皮的向她推了一把：「別要啦！還直眉瞪眼的坐着！」她站了起來，勉強咧了咧嘴，硬裝出笑容：「我的腿疼呢，想坐着歇歇！」

看工頭正搜着別個女人，她想：「乘她不留心溜出去吧！」低着頭慢慢的肩膀擦過別人的背溜到門邊。雙手緊緊的接着上衣下擺，掩覆着腰間那塊棉花。

「等着搜了再走！」工頭銳利的一雙眼早看見她了，她趕快回過頭來，嘴裏輕聲說：「到外面吐口痰！」說完，也不管那話爲人聽見了沒有，就趕快向人堆裏一擠躲在別人的身後了。

看着方才那個被搜檢的婦人已經招呼着同伴回家了，呆

望着那些背影，又想到自己了：「盼着自己也能這麼平平安安的回去吧！」她捧着雙手，仰臉看着天。

眼看前面的那些人都被搜查過了，就要輪到她了，她更向後退了幾步。「向前面去吧，總這麼畏畏縮縮的到顯着不好。」退到後面，這麼想着，又朝前走了一步，終於又退回來了。

屋子裏只剩下她和另外四個女人沒搜過了，那個工頭一先把先揪過她來。她就滿臉堆着笑，走上去故裝作安閑的樣子拍了拍衣服：「還搜嗎，就一件夾襖！」她不自覺的平放在衣上的手已抖動起來了。那工頭滿沒聽她這個，捲了捲衣袖，伸進一隻冷冰冰的手向她袖管摸索了半晌，又一隻手狠命拉着他的衣襟，向她的懷裏掏了許久，露出一嘴大黃牙嘴裏嚷着不行，不行，妳今兒樣子有點兒毛古，不跟往常一樣，我可得好好兒搜搜。她用力的向後退想逃避搜檢，又用兩隻手用力的按着衣角，她怕萬一從衣隙裏露出棉花來。

她的衣領子一把被揪住了，臉上被睡上一大攤唾！「妳向後退什麼，你個老傢伙！」她伸出手去擦臉上的唾味，衣服就被對面那女人掀開，一塊塞在腰帶上的棉花，露出來了，她赶忙用手掌去遮蓋已經來不及了。

「天哪：我這一輩子可沒做過這偷盜的事。只是這一回孩子病了，……被凍……沒有錢買棉花。」她雙手瘋了似的亂抓着，眼睛緊緊的閉着，成了一道彎曲的弧線，有大顆的眼淚從裏面滲了出來。兩片發白的嘴唇一開一闔的講着話，

噴濺出許多唾沫星子。兩條腿在打着顫，看他那樣子已站不住了，只消用手指一碰，就回仆倒在地上。「妳這老不要臉的！老混帳！」工頭一面罵着，一面伸開手連連的向她兩頰打着耳光。灰白的衰老的面頰，被打得泛出了紅色。她張開了口，小孩子似的拍手打掌的嗷嗷起來了。她心裏有沈重的悲哀，她想：這一回臉算丟盡了，怎麼再見人呢？孩子出門將被人喊做賊羔子……」越想她的淚掉得越多了。

那女工頭招呼着旁邊的那幾個女人：「妳們給我看着她點，別叫她跑了，我去找掌櫃的，商量出個招兒來治治這個老不要臉的。像上回治那姓林的娘們似的叫她挨一頓木棍子太便宜她啦。下回她還是偷！」

「好姐們兒！妳們別拉着，叫我一頭在牆上撞死就完啦！我……沒有臉兒見我的小子閨女……我對不住那孩子的爹，那死鬼！他一輩子是……直正人……」她呼扎着站了起來，隨着昏朦的眼珠子，伸開手臂，向迎面一堵灰色磚牆撲去。隨即，覺得衣服下擺被許多隻發狠有力的手揪住了，她被拉扯得撲一咚下蹲坐到地上。

大風夾了許多砂粒，朝她臉上擲來，她緊緊的閉上濕紅的眼睛。突然的，身邊女人的譏罵聲她聽不清楚了，覺得腦袋昏昏的，不知道天地。身子也覺得像風車似的旋轉起來。忽的在眼前一片黑霧裏，她看見那死去二十多年的漢子，紅銅色的大臉，因氣憤變得泛紫了，嘴邊一圈密密叢叢的黑鬚，似乎都跟根豎立起來了，瞪着牛眼一般又圓又大的眼睛，握着拳頭向她身上衝來……她尖叫了一聲：「嗟呀！死鬼……你別怪我……」像一株被風拔倒的小樹，昏厥的歪在冷冰冰的地上了。

藝術和生產過程

赫威譯

十八世紀的法蘭西社會和藝術

(27)

由社會學的見地來觀察十八世紀的法蘭西社會，第一因為那是分裂為許多階級的這件事，知道牠渲染上了階級社會的性質，並且牠因此不得不反映于藝術的發展上。事實，先舉例以演劇這一項來說吧！在法蘭西中世紀的舞台上，如同西歐似的所謂滑稽劇（Farce）佔着重要的位置。滑稽劇為民衆而制作，又在民衆之前上演。于是常常地，牠爲了民衆的見解而努力，以及在這兒非強調地說一說不可的是：牠盡了對貴族階級不滿的表現的任務。但是從路易十三登位之後，滑稽劇便陷于衰退的傾向了。如某個滑稽劇的作者在一六二五年所說：牠對於有高深教養的人已是毫無價值的東西，人們僅僅把牠加入與配襯相稱的娛樂中了。代替笑劇而出現的是悲劇。但是在法蘭西悲劇中簡直沒有與民衆的見解，努力和公平的嗚呼相同的東西存在。那是體現貴族意識的，所表現的是貴族階級的見解，趣味和努力。現在我們可看到所謂貴族階級本身在人類全體的人性上捺押上了多麼深的印章這回事了吧。但是最初必需喚醒讀者，悲劇在法蘭西產生的時代的那些貴族們，全不從事于生產的勞動，祇是以第三者的身份來消費由于x x的經濟的行動生產出來的生產物而生活。這件事實，終於不得不影響于在貴族的環境中發生的，並且表現着其本身的興趣的藝術作品上面了。要理解這個並不困難。例如：我們知道 *New Zealand* 的土人們，在那幾個歌曲中都是歌誦栽培甘藷的，並且我們也知道他們的舞蹈也是再現着農人栽培甘藷的動作的這回事。於此，我們明瞭了人類的生產行為如何地影響到他們的藝術的同時，我們對於不從事勞働的貴族階級們，在他們的環境中孕育出來的藝術在社會的生產過程中並不發生何等直接關係的這回事，也該同樣的了解了。所以，我們在這件事確可以體味到：在結合以許多階級的社會中，人類的意識和其存在的因果關係的聯繫就會衰弱下去了吧！不，一點也體味不到，爲什麼呢？這是因爲分裂為許多階級的自身，有經濟的發展來做條件的緣故。于是，若是貴族階級所創造的藝術在生產過程中毫無直接的關係的話，結果也得以經濟的原因來說明。因之在這個場合裡，歷史的唯物論完全被適用着了。但是在這個場合裏，要想明示存在和意識，即在「勞働」之上所發生的社會關係和藝術之間的因果關係這件事也不要說不容易。在這兒介于「勞働」和藝術中間的中間階段，牠屢次牽引着研究者的全副的注意，因此而使正當地理解這種現象感到困難的是中間階級所形成的。（「由社會學上所見的十八世紀法蘭西的劇文學和繪畫」——）



在苦難中

田風

窗紙上發白了。

陳老娘從睡夢中清醒過來。她用手摸摸女兒，女兒正蒙着頭睡呢；再摸摸媳婦，媳婦身子捲成一團，鼻孔裡發出嘶嘶的响聲。

「唉，年輕人睡覺多！」

陳老娘披衣坐起，手念着串珠，心中掀起一波波的酸痛。她想起了她遠方的兒子。

兒子兩個月沒有來信了。在信中，也不過是冷淡的三兩語，像似對於疎朋遠親的應酬。她也曉得，在信中他是不能多說，更不能吐露出他的真情。假如有一天，她被人家發現了有一個在關內當兵的兒子，恐怕她們母女三人的性命，像三根羽毛那麼輕輕地飄落吧。她一想到這裏，就覺着有一股冰冷的感覺從內心向外滲透，直到她的週身起了巨烈的震擊。

她記得，自從那驚天動地的一天起，兒子就愁眉苦眼地

向她說：

「媽呀，我們的隊伍怕要開散了！」

果然，當敵人的飛機，飛到小城上空的時候，兒子便隨着隊伍離開了故鄉。信，最初是從錦州從山海關來；後來是從瀋州，從北平；到如今，是從陝西來了。她原不知陝西與故鄉有多遠的距離，但攔延在路途上的信期，証明了他兒子的征途。她曾抱着那邊塞的第一次來信，痛哭了三三天。

五年了！在信中他也會提起想家的意念，但從未談到歸期。天哪！天邊的雁有牠秋去與春來，中秋月一年也有一度的飽滿，而她呢，她却久久地依着閨里而啼噓，把離情盡溫暖在夢中。

她邊捻動着串珠，邊啼動着鼻子，淚水像幽谷中的小溪般迂曲而放浪地流瀉到面頰之上。那衰老的雙頰，像專為含著這水量而一天天傾陷下去。

屋簷上，麻雀兒淒淒地飛着又呼叫着。

媳婦到外屋去燒飯，女兒在屋中整理傢具。幾隻破損的瓶罐與幾張殘傷的桌椅本值不得天天整理，但是爲了消磨煩愁的時間，這已經成爲一個人的不可缺少的工具了。

姐兒倆默默地各做着自己份內的事，對陳老娘的哭泣毫無未理會。她們對於老人的淚像對於每天摸索着的物皿那樣熟習。有時候，她們也陪着老人一道兒哭，那是當悲哀發展到超乎沉默的範圍。

陳老娘哭着想着，思想猶如草原上的一隻蜂兒，茫然地飄到這裡又飄那里。

九月的陽光慵懶地照射着小窗，撲到窗紙上的風沙充滿着悲涼的意味。

陳老娘擦着眼淚，下炕洗了臉，又跪倒在佛前。她手捧着三柱信香，香火在頭頂微微發閃。她的身子向前俯着，眼睛半閉籠着，滿臉的褶紋，像齊集鼻端。一條小毛蟲從腐亂的蒲團上爬向陳老娘的衣襟。

「有靈有聖的觀士菩薩呀，你曾救過八大難，怎麼救不到我啊！我房無一間，地無一畝，指望就是我兒王長陞。

「唉唉，因爲在外呀，回不來家，我全仗着看個小孩來度日。這份氣我可受够了。唉，我來世下地獄也不幹這道了。

「老佛呀，快把我兒子感化回來吧。我這大歲數了。誰

給我養老送終呢，啊……」

陳老娘抽咽着哭起來了。信香在手中已經焚去了一半，瀟瀟的香煙在空中摺成抑鬱的堆壘，彷彿一片蔚藍的固體。依稀透着幽光，籠中的佛像板着冷冰的面孔。那兩隻痴迷的眼睛，永遠町視着前方。

女兒手接着茶壺呆住了。悲哀灰淡了她黑小的眼睛。

「媽……」

在外屋燒飯的媳婦，也悄悄地倚到門上了。她用圍裙揩着濕漉的兩手，頭兒垂在門邊上。在一霎間，她又想起那年輕人，以及臨別時的誓語：

「……東北收復之日，是我們夫妻團圓之時……」

她也想要哭，但卻抑止住滿腔的悲憤，訥訥地說：

「媽呀，他……他會回來的！」

陳老娘把燒成過半的香插在爐中，額頭狠狠地抵住供桌的邊沿。

飯後，女兒提起一把大掃帚掃地，媳婦在廚房裏洗碗。

陳老娘覺着頭昏，又一頭倒在炕上。院子裏有一條白狗對準房門汪汪地吠着。

「滾開，小狗子！」

媳婦向狗身上拋去一瓢洗碗水，狗兒向後一竄身，嘍嘍……

兩聲，蔘地又挺直頸項上的粗毛，搖着尾巴，

「汪汪汪……」

陳老娘在炕上嘆息着說：

「你已經咬得我家敗人亡了，還咬什麼呢！」

瓜拉拉……臨街的風門响開了。接着是托托托……

一陣急促的皮鞋聲。女兒停下手中的掃帚，揚着眉毛。

「誰呀？」

這問聲撲了個空，她心中馬上膨膨地跳動了。

媳婦驚疑地伸長了頸子。

陳老娘一翻身，滾下炕來，高聲問道：

「是……誰……呀？」

一個四十多歲的警官，又矮又瘦，臉皮上透露消耗過度的灰青。深陷在眶中的眼睛閃着寒涼而銳利的光芒，尤其是那窪陷過分的兩頰，更是恐怖與罪惡的象徵。

他一手按了指揮刀柄，一手指定了陳老娘：

「我們的小孩是不是你看的？」

「您是……啊，趙公館，是的。」

「把你的許可證拿出來我看一看？」

「我……沒有許可證，老爺。我沒有掛牌子，也沒有掛牌。……」

「我說，」他挺起胸脯，湊近了陳老娘，圓瞪的兩隻眼睛，像兩個貪婪的巨口。「我說人家不給錢，你爲什麼上趕着留藥？啊？你爲什麼給人家留藥？」

陳老娘馬上抖擻起來，心像打鼓那麼跳着。

她疑惑，她錯用藥吃破了人家的孩子。

「你老……不要……上火呀，」她極力裝做鎮靜，雖然她底聲音更低，她底臉色變得更那麼駭人。「天地良心，若不是你太太說，我敢強留藥嗎？像您這人家，說欠幾天錢，我敢不答應嗎？」

不用扯那個淡，你什麼藥值一塊錢？什麼材料配的？治什麼病？藥單拿來！」

他伸出那又黑又瘦的手指，指尖虛弱得有些發顫，然而這用一根火柴可以燒乾的手指，卻像玉鑲鐵釘，直衝着陳老娘的心窩。

「不瞞你老說，我那是成藥，是從北京帶來的，治什麼病，發單上說的清楚。」

四四方方的小發單在警官的手中微瑟着。在那灰青色的臉上，一會兒眉毛高聳，一會兒上齒咬住了下唇。最後，那四方的紙片，從黑瘦的手中跌落了。陳老娘的心，也隨着它向下沉，向下沉……

霍然間，他從懷中掏出兩個藥包，嘍嘶一聲蹣跚到炕上，那帶有毒性的眼睛又釘子般地釘住了陳老娘，腳向前邁進了半步。邁進了半步，他又把鷹爪樣的手掌揚到空中。

「看，這是不是你的藥？是不是聲音雷樣的鳴着。」

「是……啊！」

「看，少沒少？少沒少？」

「沒有少。」

陳老娘的身子顫縮成了一團，有着麻痺症的腿腳盡量向後移動，多皺的眼簾一串串地震動着。

假縮在房中的一角的女兒與媳婦，像兩隻患病的小雞，盡做無助地哽咽。水汪汪的眼睛望穿了那高揚的手掌。

「哼，他媽的，當私大夫！」

揚舉在半空的手掌，異外地，然而是不甘心的垂下了。托托托……皮鞋的响聲。臨街的風門瓜拉拉……飛了開來，又啪的一聲關閉上了。

悲切的，是小屋中母女三人的哭聲。她們緊緊地抱着頭，巨烈地聳着肩，像人間的悲愴都灑到這裏。

「不得好死的，這又是托人向他討錢，討惱了他！」

「若是哥哥在，何必你老受這個難。」

「若是××鬼子不佔領咱們東三省……」
於是她們的痛苦，變成了咒咀。把咒咀寄托於憤懣，隨着風沙，撒遍整個的滿洲。

她們哭够了，咒咀疲倦了，又默默地對坐著，想着心中的事。

媳婦去收拾踏在炕上的藥包。有一包破散了。粉色的藥面，淋漓在白的被單上面。她用一隻長的指甲，耐心地一勺勺撈取。

陳老娘走去翻翻兒子的信，癡癡地在屋地中央站了一會，最後又跪倒在伏前。

「伏呀，我老白了毛啦，我可到啥時候是頭呢？……」
她發狠，她要在伏前一頭撞倒，把人間的痛苦結束。瓜拉拉……臨街的風門又响開了。最先撲進的是一股風沙，接着是一陣吶喊。

「陳老娘在家嗎？給我們小孩看看病！」

陳老娘微微睜開眼簾，搖搖頭，又嘆息了一聲，但終於悲悽地答道：

「在呀！」



孚爾莫諾夫 (李別進惠基)

李甘譯

我第一次遇見孚爾莫諾夫早在一九二三年的冬天，在「青年哨兵」月刊的編輯部里。那時候編輯部設在距「野蠻區」(「野蠻區」在「中國牆壁」之後，現在已不存在了)不遠的「新區」。我想不到他為什麼到這裏來了——或許他是被邀來商量給我們寫文章的事吧……(那時「却派也夫」將出版)。

我記得初次和他晤面。他穿着一件灰色(或則綠色)的軍服大衣，戴一頂軍式皮帽子，帽沿有兩扇帽兒下垂着，把面頰和頸子遮去了一半。那是嚴寒的冬天，天空白慘慘的，一點兒陽光也沒有，只有大片的雪花斜斜地落到地上。孚爾莫諾夫坐汽車來的，可是幾乎要凍僵了。

後來，我知道風霜對他的臉是無情的，因為他的臉是飽蝕風霜了。他是很好玩的，所以編輯部的人們立刻就都喜歡他了。他那雙暗褐色的笑眼盯着跟他談話的人；他談起話來溫和而又莊嚴地把他的注意力集中在他談論的事情上。他那雙眼睛是頂深邃，掘強而且敏銳的。

從他的頭部就可以看出他掘強的性格；他的前額微微傾斜着，特別當他走路的時候更甚。或者這是因為他常常低頭沉思的原故。他有着輕快的步伐，堅實而優美的軀體和傾斜的肩膀，他的柔軟而捲曲的頭髮，覆在高陡的額上，並且在美麗的嘴上浮着一種莊嚴，那兒永遠籠罩着一層微笑。這就是他的外貌——他是我所遇到的人們之中的頂可愛的一個。

孚爾莫諾夫具體地表現了蘇聯許多青年作家所特有的優美的個性；那些青年作家在內戰期間都從事着不同的政治工作：在青年團活動，擔任軍隊里的政治工作，新聞記者，和蘇聯工人——直到內戰的終結。

帶着固有的性格他踏入了革命的陣營，又經過內戰的火烙才把他發展成一個新型的作家——一個社會主義的鬥士。社會

主義的建設者，一個經常而細心的觀察者，記錄着他所遭遇的或發生他周圍的事情，並且都反映在他的作品里和他所創造的人物身上。他是却派也夫聯隊的參謀，一個軍隊里的政治工作人員，在繁重的工作里，他的筆記本沒有一刻離開過他，就有一次他被富農的反革命軍俘擄丟下到獄里等死的時候也不會離開過。具有着英雄的忍耐力。他繼續地記着筆記。（參閱「叛變」。）

他對他所參加的革命工作顯示了他的堅決和如火的熱誠。筆記是他一個永久的需要；而更進一步，他認為鎮靜地，廣泛地地記筆記便是他的職務。他用作事的態度，系統地記下去；這是他的特性。這樣他創作了「却派也夫」，「叛變」和「合奏曲」。這樣地他也寫了以文藝做背景的小說「作家們」，在那里而乎爾莫諾夫敘述了普羅革命家的熱誠（驅策他作軍隊里的政治工作）和明晰的，嚴肅的，驚人的注意力，特別是靠這種注意力他才創作了「却派也夫」。

比我們更多的他的同志們組成了普曼作家協會（拉普）的根基，乎爾莫諾夫文學感到了新鮮與意義。他在蘇聯文學里暴露了康敏尼斯特的妄大與自尊。

我想起他怎樣地被巴別爾的作品感動了。似乎對巴別爾的作品，一般人都要起反感，因為巴別爾所描寫的人物全是那些同乎爾莫諾夫參加內戰的人，而巴別爾實際並不是一個參加內戰的作家……所以有許多不真實而且可怕地歪曲了的地方，但是我還記得，乎爾莫諾夫注意到我們所不知道的事——就是巴別爾最大的技巧在於他的字彙。舌爾森諾夫有一首優美的詩讚美着乎爾莫諾夫的特性。

伊瓦諾夫，萊昂諾夫，賽甫琳娜和許多別的作家 現在無疑地都共同地創作我們社會主義的文學了，但是那時候都是初學寫作的人，怯懦地走進了文學界他們都受了乎爾莫諾夫的注意。在他的注意之下，因為他不但是——一個從事文藝的青年們的代表，同時他還參加文學的論爭，爭辯的比我們其餘的人都要熱烈。在梭拉菲莫維契的作品里，你就可以看到他對黨的感情怎樣的深沉。正因為他的這種性格方能够擔任文學組織的工作，這工作乎爾莫諾夫擔任很短的時期。

乎爾莫諾夫是莫斯科普羅作家協會的第一屆書記，事實上他也是這個鬥爭的組織的創設者。他領導開會，他糾正着文藝團體和小組，他參加文學論爭，他代表着協會，領導日常的工作。同時他還作着國家出版局文學部主編的工作。

不但他讀了，編了許多書；他實際還是文學的黨的政策的主要的支持者，他還担負消滅非黨的壞影響，當時瓦浪斯基正企圖組織非黨員作家。除了這繁重的組織工作，他抽出時間寫「叛變」，「合奏曲」，重寫「却派也夫」，並且寫了許多短篇小說和故事，作筆記，計劃他長篇小說「作家們」的結構——在他全生涯中，有系統的寫日記，所有他的工作，日帶對人的觀察，他的思想與感情都有簡潔的敘述。經常作筆記的結果，他慢慢地追溯他過去的回憶，開始了他的另一部小說。

他如何分配去作這些工作呢？

首先，他將教育與秩序帶到文學里。他立刻宣佈同豪放與弛緩做不妥協的鬥爭，這是黨員作家和非黨員作家共同的毛病。

我同他在下午二點鐘訂了一個約會，但是我到那已經二點半了——他拒絕同我談話！我們是朋友。我看他臉上的表情是喜歡見我，但是我請求做他的聽客，他不答應。他善意地笑着，但是他堅決地反對同我談話，因為還有別的事等着他。他顯然願意告訴我要守時刻，但是他的臉上沒有一點傲慢的表情，却和親可親。

他老是非常惱怒的，當普羅作家協會的職員開會遲到的時候。時常他們這些來晚的人都陷於這種情形：孚爾莫諾夫提出來問題，經過一番考慮便回答了。協會藝術部書記柯根筆記。「坐下」！孚爾莫諾夫用生氣的腔調同晚來的人說話。「因為你來遲了二十分鐘，我給你提出兩個問題。散會後，你可以猜到那是什麼，如果你拒絕，那末我們就訂契約」。對孚爾莫諾夫，屈服一個來晚的人正如屈服了那種人的散漫的生活。他對於這種劣性宣佈了鬥爭，現在還頑強而勇敢的鬥爭着。

他每天經常地活躍地做着迅速的工作，你的生活深刻，有組織而且還有規律。他非常忙迫，差不多每一刻鐘都排定了。爲了呼吸新鮮空氣，他來去都步行到他的辦公的地方。

他願意和朋友在一起消磨時間，同朋友談話，所以，在夜里，他時常把他的朋友請到他那兒去。一直到現在，我一望到伯萊齊思丁斯基路的人行道，我不禁就起了激動之感。常常我們如何（在激烈的辯論以後）在清靜的街上逍遙地迅速地走着，走過許多的房子。在這激烈的辯論中似乎永不會妥協，然而私人談話，他還是非常和氣的，他告訴我們他的創作計劃，那是與他的實生活不能分離的。他又告訴我們他怎樣計劃寫「叛變」的，怎樣他必實際參加那偉大的事件。……「一個劇本

寫出來必得象這樣」。他啾啾看，「這得寫一二年，我敢說」。

孚爾莫諾夫同一些和他工作的人們休息着。友誼對他好像是一種工作後的消遣。

他能說出每個人的美點，和缺點。對一個人的美點他加重的宣揚，鼓勵去發展它。我回憶着他說話的音調，似乎像昨天的事。

「昨天好像孚爾莫諾夫起來了，參加討論。短小而脆弱的樣子，你會懷疑他怎樣了呢。你可看見他如何滔滔地辯論起來，牠們其餘的人都啞然無聲。不能否認的，他是一個勇敢而聰明的人，一個完美的人。」

孚爾莫諾夫的談話老繞着他朋友的故事，這樣的，我們受到了他對每個人批判的教訓。

無論何時他要請客的時候，他在家造成了一種諧和而快樂的空氣。他有造成那種空氣的原因。他決定了請客的日期，就像決定正式會的日期一樣是不能延展的，用了這種的固執，他告訴每一個人不要忘了日期。他仔細地想着並且預備得非常歡快，他與黨是一體。黑褐色捲曲的頭髮，穿着一件帶軟領的襯衣，他溫和地笑着，說着笑話。他的雙目閃着火花。你一到他那兒，你就感到他招待的懇懇。每樣東西事先都預備好了；酒與食物；音樂與跳舞，誰的座位應該在那兒，所以每人一定覺得非常暢快。每個人都很暢快，他比別人更要暢快。

——明

但是，在任何時候，無論是在工作時，作樂時，或與朋友談話，他總是計劃着，接集着材料。寫着筆記。對於人的缺點觀察的很精細，他用各種方法解說的也非常中肯。對一個錯誤，他可以給你糾正，對許多的錯誤，他就變為敵人了。……在最後三年中，他的日記里對與他有關係的人都有點描寫。在他們之中可以找到殘忍和應懲的特性。

他工作着是為了康敏尼斯特的運動，如果他看到任何一個人的動機是在於金錢與職業。那個人便成為他生活上的仇敵。這個事實說明了他對狡猾與杜甫辛伊茲姆這人的反感。

孚爾莫諾夫的性格還有其它的特點，這特點使他成為康敏尼斯特的先鋒之一——謙遜。並不那種虛偽的謙遜；認為「屈辱比自大還壞」的謙遜。

某一個自大而愚笨的人告訴我以下關於孚爾莫諾夫的一個故事，以確定我對他的觀察：

「孚爾莫諾夫是一個期刊編輯，並且這個人（就叫N吧）就是他的助手。N非常活動，甚至使孚爾莫諾夫沒有一點事情可作。孚爾莫諾夫感到了這一點，非常煩惱，有一次突然對N友情地說：

「請聽，我覺得你工作的比我好，並且就是沒有我，你也能進行很好。讓我們到X同志那去告訴他這事！你做主編

吧。

「你呢？」

「他們可以給我別的工作。」

這便是那次發生的事。

我相信這故事，因為孚爾莫諾夫常常在這種事情上表現着他的謙遜。

在他完成「叛變」的時候，他，這位最準確的歷史作品和蘇聯文學中最接近現實的作者，似乎非常願意改變他的風格，發展想像的素質在他的作品里。

我回憶起幾次他這樣的嘗試，其中有一個最為明顯。

在莫斯科普羅作家協會的一個每周創作會里，孚爾莫諾夫誦讀他的新小說給我們聽，在寫實主義的影響「却派也夫」以後，當時我們已經看到了「叛變」的初稿，一篇描寫一個抽象，浪漫的康敏尼斯特關在一個抽象的資本主義國家的監獄里的故事，似乎是失敗了。協會的會員對這作品每個人都發出來嚴刻的批評。他們大半都是差一兩年才到入伍的青年。他，却派也夫聯隊的參謀，靜靜地傾聽着，不痛快地抓着他的捲髮。一再地請求說話的人複述一遍，對他的評語，因為他沒有聽清楚。當他們批評完了，他問了一句話，大約這樣說的：「這本小說我費了許多工夫，就是現在我還喜歡它，但是你們的批評我是接受的。顯然那是一本很壞的小說……我將怎樣辦呢？」他用着有生氣的音調問着，於是他答覆他自己的問話，「我不將他出版……」

然而，的確這本書在他死後才出版的。

孚爾莫諾夫接受人家對他的作品批評，一點也不固執。

在他死後發現的日記中使我們不覺不學習他的創造人物的方法。尤其是一九一七年的日記更為有趣，他標着「到康敏尼茲姆之路」的名子。我們在其中發現了許多材料，對於孚爾莫諾夫的政治的活動無情而正確的批評，對他的情緒的痛快而嚴厲的分析，真是令人吃驚。這批評與分析的目的並不是為了無效果的懊惱。而是為將來的糾正，在日記中，記着他所有的錯誤。我們看着，依照自然的過程，一個布爾什維克如何在革命的實踐中生產了，那是一本勇敢，堅強而有趣的人，對朋友的和善，對敵人無情，他為了黨，克服了農民軍司令却派也夫，却派也夫在同一個名子的書里被孚爾莫諾夫描寫得非常生動。當我們看到了這書搬上了銀幕，由瓦西列夫兄弟導演，巴鮑西金飾却派也夫這影片時，我們也不會忘記却派也夫的參謀這優美的人物吧……

他生活着，工作着，並且永眠了——和順，激動而活潑為了革命他可以犧牲一切。從他的性格，我是不難看出社會主義的生活方式的基礎，這種生活方式現在被成千的斯塔哈諾夫運動者創造着，這種生活方式將變為全蘇聯人民的生活方式了。



我投在你的懷抱
該是怎樣歡欣
我的朋友，我的愛人
飄着血旗的新國！
你撕毀殺人的法律
你碎碎喫人的金枷……
烏拉嶺畔再沒有哀吟
變成一片鏗鏘的歌聲
我忘記冒險的數目
為你這未完的工程
曾喫過敵人的毒素
曾受過他們的鞭撻……
無論他們怎樣玩固
也是熱鍋里的青蛙
時間是最公道的老人

告 別 式

明朝自然會宣佈他的刑罰
光明下遊徧你的奇蹟
我說不出什麼
這里是沒有了壓榨
也沒有飢餓和呼叫……
太平洋吼着駭人的調子
海燕努力的狂鳴
這是我們翻身的前夜呀
我世界上被壓迫的兄弟們
我要抓着處女地了
我的愛人，我的新國
你多麼看見黃土飛着血旌
那就是我健康歸來的時候

環 珊

—— 離莫斯科的前夜 ——



九月的信

石果

我現在要聲明的：這幾封信，是朋友維識從故鄉寄來的，內容的珍貴讀者自會領略。因為沒得到他的允許發表了，所以就用了我的名字。

—— 明 梨 ——
小果：

從我們別離那年九月，到今年九月，是整整的五年了。這悠久的隔離中，彼此的消息都不知道。我想：你在富有歷史，詩意的故都。有龐大莊嚴的宮殿，精美瑰麗的北海，明哲教授的學府，保藏千萬卷的圖書館，每天學習着，研究着。課暇時，領着你知心的愛人，在銀色的目光下，鏡平的湖面上，蕩漾着一隻小舟，唱着陶醉的歌。蜜語着，擁抱着，是多麼快樂！

鬼主人壓迫下，我們這羣奴隸，實不能與自由祖國的你們相比呀！我們，在茫茫無際的冰天雪地中，廣闊無垠的草原上，看着是炮火轟炸的焦土！刺刀屠殺的碎屍！聽着是鞭打人的皮肉聲！悽切哀怨的哭喊聲！看着不光明，聽不着歡笑！

第一卷

近安

弟維識 九月三日

小果：

上次給你寫的信，因為咱們別離了五年，在五年中，我積聚了滿腹的話，想全說出。話愈擁擠，我愈說不出。寫了一晚間，結果，又簡短，又不達意。想要說的話，沒有完全說出。

過去的只叫它過去。將來的沒預料，僅將現在的生活告知你吧！從這學期始，得作了中學的國文教員。好在，校長，教員，全認識，到不覺陌生。一入學校，就被校長請去。他很誠懇的對我說：

「維識！過去你是我的學生，現在你是我的同事，我有幾句要緊的話對你說：」

「現在，王道政治下的教育，不像以往啦！王道的教育，最主要的是改正學生的思想：使每個學生都忠君愛國，親善友邦！課堂上多給他們講古文。帶歷史的性質，有政治的意味，可不要給他們講！必需作文言！不要給他們講白話文，不要教他們作白話文，告訴他們課下多多的看四書五經。千萬別讓他們看三國、水滸，文教部已經有令，不准他們看這種書！如果他們看！被特務機關查着，不但他們沒有命，

就是你的命也沒有了！」我從校長室回來，不知怎麼這樣的失望呢！你們在自由的祖國，已經將我們這羣奴隸忘掉了罷？

近安

弟維識 九月六日

三

小果：

每天我們這幾個中文教員，都像失掉了靈魂！聽着了鐘聲，就靜悄悄的挾着書走進教室。聽着鈴聲又靜悄悄的挾着書走向宿舍。有時遇着了，彼此交換了個不自然的苦笑，沒說一句話又走過了！每天幾個日文教員，都談笑着教育局專僱的馬車來。沒進院就聽着他們得意的歡笑！驕傲的挺着胸向前走。校長無論作什麼要緊的工作，都得趕快出來歡迎！稍遲慢了，馬上就罵：「混蛋！你敢侮辱，帝國的公務員！」校長瘦的滿臉只有一個大鼻子，同陷入眼眶中的兩顆大眼睛，兩腳塌成兩個坑，兩眉聚在一塊，現出憂愁！走道低着头，背現出圓包裹，誰要向他請示件事情，他只是說：「好……好……」再讓他決定，他又說：「我得向教育局，請求！請求！」每個紀念週，他都不說話，全是從奉天請的舉人教務主任講演，他上台就是滿口的四書五經。什麼是王道的樂士！什麼是王道的新民！我常去校長的家，他見我就說：「維識！你要加點小心，不謹慎，就有性命的危險！當看見他拿本佛經，屋中添了一座佛像，一個銅香爐，時常在鏡中飄起幾縷渺茫的香烟，一天很早的早晨，為一件急要事情請示他，到了大門口，看開着門呢，我想他們必是起來了。也沒出聲走進來，看坑上堆着沒整理的被褥。另外沒有一個人

。耳中聽着悽切哀怨的，不是歌聲，不是詩聲，是念佛經聲！心感動的一跳！看他正跪在佛像前，赤腳捧手，合着眼念經呢。絲毫沒注意我進來，仍然合着眼虔誠的念經，我大聲的請求他：「校長！我有事，對你說：」他站起現出苦悶的表情！彷彿要說：「你不該打攪了我的神聖的功課。」我正在獨促不安的時節，他就對我教訓似地說道：「維識！你常念佛經吧！佛法可以解脫人的苦惱！」

近安

弟維識 九月九日

四

小果：

我們學校這個俄文教員很怪，每週只有兩三點鐘的課，總見不着他出外，星期日實在免不了，才同幾位日文教員打打棒球。他打得十分老練，惟有他是他們的敵手！每日都在宿舍中，時常有幾位年歲大的學生，到他那屋去！一歪我因校中的一件事。也因我想同他談談。他屋中的東西很簡單，一個棹一張床，床上放着沒整理的被褥，棹上有幾本零亂的俄文書，他的和尚頭伏在棹上，手中自來水筆，不住的寫着。聽着我進來，很自然的回過頭看看，仍然平常那樣的冷靜，沒放下自來水筆，像老朋友一樣很不客氣的說：「請坐！你來有事嗎？」我將原來的意思改變了。不願意同他談了。只將學校的事告訴他，我走出，他沒說：「再見」。也沒可送我。我從看着他，就穿藍布大衫，現在還穿那件藍布大衫，別的教員西裝內都套上了毛織衣，他的藍布大衫內套上了一件布襖袍，毫沒感到中秋天氣的陰寒！

星期日我們都到操場，同日文教員打棒球，我們上過大

中學的都學了幾天，可是打不好，也勉強陪着他們玩。惟有舉人出身的教務主任，肥大的袍子也不脫下，白細的兩隻手，帶上大皮手套，實在不知怎樣的應付，將帶大皮手套的手，用那隻手托着，彷彿怕人給搶去。兩眼不轉的看，沒有注意到對方。日文教員的胳膊一擺，一道弧形的拋物綫射過球來，我們的胸緊張着，我們的眼睛睜着，不轉眼球的看。看着，看着，「啾」的一聲，教務主任紅綉兩綉袖，隨着球飛起！他愣住了。猛然，他明白了，轉過身就跑，兩隻肥大袖子一擺搖，將大皮手套拋出很遠，兩條細腿繫着褲管，愈顯得腿細，跑起，肥大袍子的前後襟，掙打着兩條細腿，喘噓着追上了綉帽盔，同球，沒戴上綉帽盔，舉着敏捷的身子一旋轉，拋出手中的球，沒到了一半就落下，挨着地滾來。他還沒喘過這一口氣。日文教員的胳膊又一恍，一道弧形的拋物綫射過來第二球。常問他可預備了！兩眼不轉的看對面，眼看着球到，他覺悟了！還沒帶大皮手套，再帶可來不急了！他怕的將拿着綉帽盔的手一舉，兩隻肥大袖子遮上了臉！「啾」被球「啾」的推個仰臥，幾個日文教員全拍着手。笑起！幾個中文教員也笑了。校長仍然憂愁着，俄文教員仍然冷靜着，我轉臉看貼在牆上，教務主任寫的：「如作王道之新民，愛和平即王道之新民！」教務主任沒有怨意的笑着爬起。仍然不灰心的學習着，果然，志堅事成！不挨打挨打了！漸漸同日文教員要好起來。常常請他們到他的家吃飯。他的閨女同日文教員結婚了！

近安

五

弟維識 九月十一日

小果：

我愈想愈覺得，我是幫助罪惡！領着一羣四十年代的青年，在墳墓裏挖帶骸。沒落中求出路，使他們白痴了！腐化了！眼看着這些天真的青年，變成愚蠢的奴隸！我常常自己發問：「人類是進步的嗎？既然，是進步的，為什麼人類又阻礙進步！我覺悟了！人類不是同一的目標，顯然分成了前後的道路！大部份人隨着歷史走前進的路，推動着歷史，要求人類永久消滅了戰爭！永久消滅了奴隸！使人類有同一的進步，有同一的生活水準！少部份人拉着歷史往後退。阻礙着歷史，壓迫人類長期的戰爭！長期的作奴隸！使人類零散的沒落！零散的生活窮困！我們這幾千萬人，就是被少部份人壓迫着！欺騙着！他們想使我們全麻醉，沒有了向前的心，永久的作他們的奴隸！現在，他們牽着我們往後退呢！也就是我們的奴隸生活！那位舉人出身的教務主任，常常得意的說：「無論那國，也得學我們的文明！」

近安

弟維識 九月十三日

小果：

我真怕上課，怕上課看那些天真的青年，他們美妙靈活的態度，又純潔，又可愛我能在這種環境活下去，也都是他們給我的勇氣，我覺得僅有的希望，惟有這群天真的青年！我怎能忍着心，往他們無染的腦中射麻醉針！

「噹……噹……」鐘聲響了，又到我怕上課，而不能不上課的時間。我挾着一本古文，遲慢的走進初三年級的教室，腳剛踏上講台，眼前的地像有彈力，將學生一齊地彈起來

六

，全行了一種曲身的動作。我剛拿起書想講。忽然，每日我注意的學生伯力站起，很堅絕的說：「先生！天天講古文，我們實在聽的腦子發暈，請求你！給我們講點白話文！」這使我非常的驚駭，非常的愉快，我慚愧的說：「講古文，講白話文，都不是我的意見，全是教務主任的意見！」全班學生都站起，齊聲的說：「先生！你替我們，請求教務主任！」猛然，教室開了，紅結的緞帽盔一幌。現出教務主任；氣憤的走上講台。「嗚……嗚……」敲着講台罵道：「爾等竟敢！不聽聖人言，不聽大人言，目無師長，犯上作亂！」全班學生都呆住了，教室寂靜得像沒有一個人。外邊傳來一聲兩聲，教員的講書聲！

「教務主任！我們請求國文先生，給我們講點白話文，怎麼就是犯上作亂呢？」

「混蛋！你敢作亂！」教務主任氣沖沖的奔向剛說話的伯力。「嗚……嗚……」一陣掉椅的響聲，忽的全班學生都站起，圍護着伯力，與教務主任敵對，他看情形更胆怯了，沒有往前衝，只是腳踩着板地罵：「反了！反了！爾等反了！」

教務主任！我們請求國文先生，給我們講點白話文，怎麼就是造反？」全班學生齊聲的喊着。教室又開了，校長走進，仍然是往日那樣憂愁靜默的走上講台，很慈憐的說：「諸位同學！你們的意思，我全明白了！現在的情形，你們全知道，稍有不加謹慎，就有性命的危險！吉林毓文中學，校長被斃了！學校封了！學生斃了二十八個！你們要有志，不在說出！要長期的忍耐！長期的等待！忍耐着，等待着，我們祖國！……」校長的話被啞住了，他的臉紅發的蒼白，

陷入眶中的眼珠，蒙着晶明的淚，他極力的不讓落下淚，堅持着冷靜，不敢對視學生，仰而用力的噓口氣。要吐出幾千萬人的哀愁！他一低頭，極力堅持着的淚，泉水似的湧出！他更不能說下去，祇在黑板上寫了：「忍辱負重！」四個大字。

「哈……哈……」校門外傳來日文教員歡快的談笑聲！校長臉上的肉一戰動！掏出手巾，一邊跑着，一邊揩淚。近安

小果：

七

弟維誠 九月十四日

雖然，是中秋的天氣，在早寒的東北，人們都穿上棉袍，大衣，尤其是這天，天空遮着灰色的雲，半點陽光都不透，捲着沙土的風，不停的打在人的臉上，使人由心裡發出戰抖。操場上站的學生羣，他們咬着牙支撐着戰抖，在他們的心裡有希望與不幸盤旋着！

「哈……哈……」幾聲的歡笑中，走進幾位日文教員，校長，教務主任，忙着歡迎。幾位日文教員，沒有看他們，走向學生羣。每個學生的臉上戰動了一下！

「今天日文教員，要聽你們國歌唱的齊不齊，你們要注意的唱！」校長剛說完話，體育教員發口令！

「……二……」接着唱起。

「天地內，有了新……滿洲！」音節錯亂的歌聲！

「唉呀！……」一聲哀痛的叫聲！學生群拋出伯力！一羣唱歌的學生啞住了咽喉。連呼吸都沒有！眼睛要瞪出眼眶，看！被拋出的伯力！

就是他作亂！隨着教務主任的說話，震起一聲一聲沈重的棒打皮肉聲！一聲一聲痛苦的哀叫聲！日文教員的手杖一節一節的在伯力身上折斷！一滴一滴的鮮血，透過了衣衫！幾位中文教員，學生們低下頭流淚！校長背着兩手，含着眼淚，憂愁的走着。俄文教員失了平日的冷靜，緊握兩手，緊瞪着眼，要吞進幾位日文教員！我轉過頭看貼在牆上教務主任寫的。「王道教育下，青年之樂園」，大字的標語。伯力的呼吸，日文教員的手杖，同時斷絕了繼起斷續的歌聲。

「天地內，有了新滿洲！……人民三千萬，……無苦無憂！……」

近安

弟維誠 九月十七日

八

小果：

十八日這天，你還記得是什麼日子嗎？或者，你的腦中連點影子都沒有吧！我們是忍耐着悲痛，假意的歡笑，來紀念它。早晨，我們就被起着一大羣囚犯在街上遊行！不自然的叫喊着。不自然的苦笑着。每個商店的門上，每個人家的門上，都掛着一副角是紅藍白黑的黃旗。不自然的飄搖着。街道上行走着來往的人，很愁悶的拋過幾雙疑懼的眼光。又匆匆的離去。在晌午我們重聚了一塊表面是公園，其實是空地，驕傲的狂笑中，悲哀的歌唱中，個人的沉悶中，度過了幾個難過的鐘頭。我們像失掉了靈魂，拖着暗影回來。

煩悶使我半夜失眠，黑洞洞的高空，掛着點點香火似的小星，眨呀，眨呀，像傷心的人滴淚！一眉灣灣的新月，淡白色的銀光，籠罩寂寞的人間！

「啪……啪……」幾聲槍聲，穿透了黑洞洞的高空！動搖了新月與小星，破碎了寂寞的人間！

「呀……呀……」

「殺……殺……」起來的哭聲喊聲，震動四野！在哭聲與喊聲中，又衝出了幾聲：「打跑鬼子！」

「打跑鬼子！」悲壯的吼聲！

一夜的恐怖與驚擾，我起床已經晌午，滿院中寂無人聲，暗淡的斜陽，冷落落射在大地上。我出了校門走到大街，街上騎着幾個穿黃呢軍裝，帶鋼盔的軍人，再前走，騎着幾位日文教員，他失掉了驕傲的狂笑。

近安

弟維誠 九月廿日

九

小果：

藍汪汪深洞的天空，更深更藍了；深藍的使人失望！彷彿要離棄了奴隸的人間！一團紅火的太陽，收回了慈藹可愛的光明。撒下來冷淡無情的灰暗！狂暴的風刺下了老柳的綠衣，它孤零的低下頭苦悶的哀愁着！一羣學生的學校中，像沒有一個人，一羣一羣的靜默着走進學校。一羣一羣的靜默着走出學校。見不着他們的歡笑。聽不着他們的歌唱。學校中不見了校長。不見了俄文教員，不見了初三年級全班的學生。教務主任升了校長，又換了幾位更凶惡的日文教員。校長被槍斃了。俄文教員領着全班學生當了義勇軍！

悠久無期的日子，拖着暗影過着，我們一天一天的忍耐，一天一天的希望！忍耐着，希望着，我們的祖國！一年一年的過去！你們在自由祖國，不覺得吧？我們在鬼主人壓迫

下，是怎樣的盼望！怎樣的焦急！挨過了這悠久的五年；只聽着在祖國傳來「親善退讓。」在忍耐的希望中，我們一天一天的絕望了，他們果真忘掉了我們這羣奴隸！是呀！他們有了眼前的歡笑，眼前的享樂，竟忘了我們長期的作奴隸！祖國不是愛護我們嗎？我們還不如殺人的敵人！我長期的思想，長期的觀察，我認識了。我們不要忍耐，不要希望，要聯合奴隸起來叛變。

近安

後記：

近來接着另一位朋友來信，說維識在九月二十三日
 晚間失蹤了，他聽說當了義勇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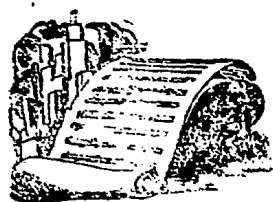
十月十日錄後記

海 嘯

曹鎮華

狂風急遽的搥打着撕逐着波浪，
 嘈露的顛躓滾跌，披着長長的黑髮拚命的嘔，
 龍蛇爪似的滿天烏雲黑勁勁的抓撓着動亂着，
 山林穴谷裏熊獅豺狽們怒吼着到處奔撞！

誰都知道這是全世界某部分的末日來到，
 壓在萬鈞石下的羣衆今日鼓起了血潮，
 用集團的斂血用集團的英勇實現了新的世界，
 請看那東方紅日燦耀着萬捲金紙折縐成似的海嶺。



白林斯基

牛波良 健斯基 著
譯

白林斯基 (V. G. Belinsky 1811—1848) 是十九世紀最傑出的俄羅斯批評家。他把批評提高到在當時的經濟條件下最

初可能的思想的高度。白林斯基通過複雜困難的掙求的路途。他從和謝林克 (Schelling) 和菲希德 (Fichte) 開始，又經過持着那有名公式「合理的東西就是現實的，現實的東西就是合理的」的黑格爾的哲學。後來，他又和黑格爾的反動的解釋，斷絕關係，而到達社會主義即左翼的黑格爾派 (Hegelean)、費爾巴哈 (Feuerbach) 的唯物論哲學。白林斯基在藝術上，是從統一的永久的觀念 (Idea) 這有限的東西——即精神與人之間的媒介者的任務開始的。他規定藝術是「無限地呈現出多種多樣的現象」，「宇宙的統一的觀念之表現」。他宣言要把理想與現實對置，要把理想做為現實的生活；聲明現實的生活是幻像，否定。他在文學上主張國民性，並把文字解釋為通過國民的個性的「統一的永久的觀念」之表現。從這里，就產出了他對詩人對「創造精神的無意識的表現」那樣的見解來。然而又咒詛的是：俄羅斯的許多現實條件，不許白林斯基停留在觀念哲學的高處。批評家前面有不可避免的問題——現實是向永久去的階段，是不錯的，但永久和現實及其中生活着的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應該是怎樣的東西呢？合理的東西是永久的，但合理的東西不是現存嗎？

白林斯基雖然熱中於黑格爾，却不能理解他的革命的任務，因此，他只能這樣聲明：「野生的物質的力是沒有，惡德與劍的支配權也沒有，偶然性也沒有。」他甚至連專制政治和希臘正教也承認了。社會，在權力上常存在於比許多人更高等的所在，——但各各的個性，在表現社會的程度上，是現實而非幻像。從這里，就出來了對敏寧爾的攻擊，而賈茨基也就成了「瘋人病院里飛出來的惡遊病者」。他好幾次強調這樣的事：——說真正詩的內容，「不是一朝一日的問題而是永久的問題。不是一國的利害而是世界的利害；不是黨派的命運而是人類的命運」。『智慧的悲哀』(譯註：格利傑歐特夫 Grigor'ev)

的喜劇)是非藝術的作品。爲什麼呢？因爲藝術是它本體的目的：本身以外是沒有目的而格利傑特夫却明白的持有外面的目的。嘲笑現代社會的目的云云。白林斯基看出批評在各個東西之中是一般的永久的東西，而要求在這些基礎上評定作品的價值。他的根本思想，是：「藝術除奉仕于其自體以外，不能再奉仕于社會」。『藝術與社會不相妨，也不相合，各走各自的路』。一切文藝的評價是由此被決定的。白林斯基對法國人加以攻擊。而嚮往于德國人。例如他叱責喬治桑 (George Sand) 而心服歌德他在歌德身上看到絕對的東西之最高表現。他把國民看做無限的東西之個別表現，意識着國民是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之中生活着的事，他把開明這國民精神作爲自己的任務。這樣，他就移到了寫實主義和歷史的批評。對黑格爾的熱中沒有繼續得長久。白林斯基不久就回到自我，覺悟到自己很大的錯誤，咀咒黑格爾，遠離了俄羅斯的現實。于是他說道：「特殊的東西和並不作着個別的東西的一般的東西，祇有在純粹思想是現實的，在活的眼見的現實，那只是自欺欺人的空想而已」。他宣言個性是社會關係的產物；但白林斯基祇限定個性是討厭的，而沒有與現實和解起來。他祇承認合理的現實。他開始說到暴力的改革，爲社會主義說教。但空想的社會主義又不能使白林斯基滿足，他開始研究現實，研究事實和原因，及其產生的由來。但這一切事實既集中于俄羅斯的現實的周圍，即俄羅斯的經濟的，政治的生活之周圍，那麼白林斯基就不能不提「俄羅斯的發展要經過怎樣的路程」這一個現實的根本問題。于是他斷言未來一定屬於布爾喬亞，而俄羅斯不能避免資本主義的發展。他認識了俄羅斯的公民的發展，要從「俄羅斯的貴族階級，轉向爲布爾喬亞時」開始。他區別大布爾喬亞合小布爾喬亞，給分配了各自的歷史任務。懷着費爾巴哈哲學的白林斯基，在自己的勞作上，執拗地堅持着說：人和自然之外沒有其他，思惟祇結合感情所給的東西。但重要的事是堅強地把握思惟不是支配現實，現實爲思惟提供材料。現實先存在這一點。這些社會的哲學的見解顛倒了從來藝術及其任務的解釋和從來文學上的評價。假如在以前，藝術是解釋爲絕對的觀念的表現，游離現實的純粹藝術；則在今日，藝術縱使仍然是藝術，也應該最先是有用於社會的東西。這思想，他反復了好幾次，非常執拗地堅持着。對社會沒有用處的藝術，在他已經是不存在的了。詩人，「是社會時代人類的機關，代表者」。藝術深深地是觀念的；倘無思想，則它于懶漢和食客也沒有用。歷史的批評是作爲社會的哲學的東西而執行。現實——在許多現象上不是真理，「一切現實的基礎是社會」。現在，喬治桑是好作家，而格利傑特夫是大諷刺家。白林斯基

在格利傑歐特夫之中看到對俄羅斯現實深烈的抗議。即「對官吏，收賄者，酒窟，放蕩者，我國自欺欺人的上流社會，無智，自發的偽善者」的抗議。從這里就產生了對果戈里宗教的神秘主義，對他的「與親友往還書簡」的熱烈的抗議。詩人，是對生活中最沸騰的問題給與解答的神祕。詩人單作爲一個天才是不能活着的。有「再持着時代精神而發展之必要」。白林斯基說格利果洛維基 (Grigovich) 的小說「安東·果列敏克」上最初提出關於百姓的問題，因而褒獎格利果洛維基。尼古拉一批的秘密的警察被這批評家的見解弄得窘慌了，想要把他投進要塞監獄去，但死亡把白林斯基從將要面臨的苦惱救了去。

白林斯基是俄羅斯最初的平民，是因爲不能避免資本主義而受容了資本主義的，持有社會主義氣氛的小布爾喬亞革命——民主主義智識階級之代表者。在自己的革命傾向上，白林斯基不依賴民衆，以爲民衆還素養不足，而把自己的期望放在智識階級身上。同時又把藝術當作宣傳手段看待。因此他表率寫實的藝術，擁護果戈里的自然派，也因此而歡喜萊爾蒙托夫 (Rymonov) 的抗議，而對普式庚則像對貴族詩人一般比較得無關心。工商業布爾喬亞的意德沃羅基者們也很多承認白林斯基的批評的社會任務，這工商業小布爾喬亞，是想利用藝術強化自己的階級的。但白林斯基在他們却又太大。以白林斯基遙矚到前方，看到資本主義的一切醜惡，而且否定了它。「狂暴的惟沙利翁」(譯註：Visarion 白林斯基的名字) 一死，布爾喬亞的意德沃羅基者們就趕緊掃開白林斯基的見解，或予以否定，或則在自由主義上歪曲它。在這一點上努力的人非常多，白林斯基的遺訓，到別的革命民主主義的平民階級——車爾內雪夫斯基 (Chernyshevsky) 和杜勃洛柳傑夫 (Dobroljubov) 才復興。雜誌的分裂，因無有深刻的經濟的進展的條件，但最近的直接原因，還是對白林斯基的態度上衝突。白林斯基不祇是最初的俄羅斯名批歌家的偉大，他也作爲俄羅斯馬克斯之先驅者而偉大。自由主義者和民粹派們縱使知道白林斯基的觀念論錯誤，却不能在他們(自己)身上從根拔除。這和貴族的屠格涅夫之與平民階級鬥爭而不能立脚於白林斯基的權威一個樣子。費爾罷哈時代的白林斯基，要永久和馬克斯主義一同遺留下去的吧。我們可以斷言：白林斯基不但是費爾罷哈主義者，是社會主義者，了結了布爾喬亞的路；並且是給布爾喬亞預掘很深的墓穴的。白林斯基是，把手通過車爾內雪夫斯基和杜勃洛柳傑夫而伸給了普羅列塔利亞特。



工 作 者

拓 丁

可憐的麗芳姐姐！

惡消息已竟刺痛我們每個人的心！不幸的發生，早在我們的意料中，却沒想到發生的這樣快，這樣慘酷呵！無論怎樣死，對於我們並不算怎樣大不了的事。試看，現在的氛圍裏，那一天不殺人？那一天不成千成萬的人被慘害死！可是只要死的有代價，總比偷偷的沾在鐵蹄下，被蹂躪的喘一口氣強的多！

親愛的麗芳！你要知道，我們工作的人，早已將死生置之度外，英傑同志常氣憤的說：「不去殺人，就得被人殺！」這是多麼真實痛快的一句話言呵！事實上何嘗不是那樣？在我們直接被壓迫的，那一天沒有死的可能？與其束手而待斃，應當乘機奮鬥一下，為大眾而奮鬥的死，也是光榮的。

麗芳姐！你不要心痛，英傑同志雖然死了，他的精神並沒有死；他的精神散佈在每個同志的心上，他的犧牲固然是我們的損失，但是有了他的犧牲，才能增加了我們的努力和團結，更能有好多的新同志告奮勇的參加進來。

麗芳！你四年前的魄力那裏去了？你有你的責任和使命，你不要為失了你心上的愛人而沉淪到不可救藥的苦海裏，也許你個人願意眼睛睜睜地看着被人家蹂躪而死！

可愛的麗芳！我們不幸事件發生的經過你知道不，我和你簡略的談一談：英傑同志領導我們計劃者，在中秋節的晚上實行總暴動，已竟佈置就緒了，不幸，被一個××貪圖了五千元的僱金，便把我們的計劃送到××那裏，好在被一個同志發現這個消息，大家馬上便逃走了，只有英傑留總着工作最後才走出來，可是已竟被暗探注意了，結果

麗芳！你要認識清楚些，事情如此了，你不要忘了自己，你有你的任務，你要把自己的任務擔負起來，並且把你心上所愛的人的任務也擔負起來。

我們每個同志，仍然是在繼續的工作，壓迫力愈大，反抗的力量也愈堅強，我們為民族而奮鬥，我們為大眾而奮鬥，！我們永久的奮鬥者，這信是專差奉上，祝你

保重自己！

你的妹妹撲上

麗芳手裡拿着信，一連的看下去幾遍她被鼓勵了，她的態度嚴肅的，冷酷的擦着臉上的淚痕，她毅然的要離開家，不能再忍耐下去，她的任務她要擔負起來，她要替死者去復仇，要替大眾去奮鬥。

一個早晨，她將要走出來，她眼看着神氣頹喪的老婆母

，呱呱哀號着的愛兒，怎麼能恨心丟下呢！她抱起來她的麟兒，一個小孩子懂得什麼？仍舊是笑嘻嘻地吃着乳，兩隻小手不住的搖擺着，他的態度是何等的可愛呀！圓圓光溜的小臉蛋，十足的像他的爸爸，胖胖的一笑兩個酒坑，永久不哭，無論見着誰，總是笑哈哈的張開小手叫人抱，簡單的話會說了幾句，不管在任何地方看見她，不住的喊着，媽……媽……他的一切的責任，需要她擔負着，只有他佔據了她靈魂中的整個部份，她是……

被一種莫名的力量牽動了她，含着泪在麟兒的臉上恨恨的親了一個嘴，因為用力過猛了，疼的他哇的一聲哭了起來，她不顧的將麟兒放在炕上走了出來，宇宙裏所有的東西，在她的眼睛裏都浮動着變了色，一切的现象都是現着特別淒涼的景況，她的視覺昏花了，她的聽覺遲鈍了，在她的耳朵裡充滿了孩子的哭聲……呼媽聲……不可思議的力量牽制她又轉回家來。

麟兒正在他祖母的懷抱裏，停止了哭聲在玩着，一見着她歡笑着又撲了過來，在麟兒的心裡，是認爲他媽媽和他玩呢？

直到了午後，她堅決的不能再久留下去，找出一塊白絹子來，橫着心咬開一個手指肚，用血寫着：

麟……愛兒！長大時努力讀書，作事當效汝父母，幸勿失身從敵，長別矣！母麗芳血書

當她婆婆不注意的時候，將絹子放在麟兒的懷裡，麟兒睡熟了，在他的小臉上輕輕地吻了幾下，心裡忙亂的走了出來，但又走回去，往返了幾次，結果，終於忍着心含着淚離開了家。

一直的走到了英傑的坟前，放聲的痛哭一場。上那裡去？她也不知道，又走到他被害的地方，依着一棵柳樹坐在河岸上，已竟到了太陽偏西的時候，冷風漸漸地沿着河岸襲了過來，淡淡蔚藍色的天空裏，佈散着零落的白雲，在遠處的河邊上，落着一群旅行長途的大雁，它們尋食，飲水，不久的工夫，列着人字形的大隊，向南飛去了。大地上呈現着淒涼的影子，秋的情懷呀，會增加失意人們的哀威的，尤其是在當時他那棵悲憤的心上了。

深深地沉痛已竟刺遍她的心，痛恨的在不久之前，開始的變成嬌婦了！她不敢想，她的丈夫英傑死的慘狀，可是，那個討厭的影子却像生了根似的長在她的心上！

在四年前，她何嘗不與高梁烈驕傲的在同學姊妹中，認爲自己是幸運中的寵兒！想不到悲慘的，孤獨的命運也臨到頭上了。

以往她看那羊腸般的小河，美麗的大自然，快活的小家庭，無一不是她想像中的天國；自從她的人兒被魔鬼抓去以後，她覺自己的人生立刻灰色了，前途的幸福永久消失了，她會迷信着那是命運中注定的結果，不可捉摸的前途呀！是如何的黑暗呢！

她會有幾次的告奮勇想跳進河去，結果總是懷念着那慈愛的白髮蒼蒼的，因為失了兒子每日問老淚橫流的老婆母，呱呱哀號着吃乳的小兒，丈夫的仇恨……使她的頭昏了，眼花了，心亂了，無力的依着一棵老柳樹坐在河岸的土地上。

她望着那烟霧中籠罩的家，正是吃晚飯的時候，當時她真不敢想，家中是什麼景況，急忙的把頭扭到大地裏去，肝

陌交錯着一目無際的野外，只剩下零散坟墓橫陳在那兒。朦朧間她發現着滿天空佈滿了暗淡的黃昏色，無數的尸由那些坟墓裏直立起來，舞踏着，歡躍着。向她微笑，向她擺手，好像是知道了她的弱點在譏笑她，她悲哀掩着面孔依靠在她丈夫血淋淋的懷裏，不久，一些幻想都消失了，眼前陳列的，仍然是小河，大地，和背後一棵老柳樹。

眼看着一輪血紅的太陽，慢慢地被西山吞噬了，前席的影子，電影般的瘋狂着，一幕幕地流露出來。

印象最深最難忘的，就是在中秋節前的一個午後，太陽要落了，英傑匆忙的由哈爾濱變身的跑回家來，頭髮像多年未梳理似的披散着，灰色夾袍有了幾塊破壞地方赤着腳穿了一雙黑皮鞋，永不擦油的原因變成了灰白色，兩隻黑黢發光的眼睛深陷下去，顯得睫毛長了好些，高高的顴骨由暗黃的臉上突立起來，像是對立着兩座小山，無論他身上任何地方，十足地表現着隔外的蒼老和憔悴，和以前學生時代的他完全不同了，什麼都不不同了。

氣呼呼的汗珠子有黃豆粒大由臉上向下直流，一進門來，本能的擦着臉，用他又乾又啞的聲音，頭一句便喊着：「媽……媽……」
「媽……媽……」
「快些……快些……準備躲避……」也許會連累到你們的身上！他一直的走到水缸跟前，一口氣喝了好些涼水，接着又說：「我也不能在家裏久住，恐怕有人跟了下來，」
「快些準備準備……」
「頭也不回匆匆地走了去。」

當時他明白了就是反×抗×的工作被破壞，她的心馬上跳動起來，英傑的事，她的老妻母向來就不曉得，因為她老人家每天除去抱抱孫子以外，大部份的光陰都化在念佛上，

她不得不若無其事似的，假裝着鎮靜的向她的老妻母說：

「不知他究竟惹出什麼亂子來，現在他既然怕連累我們，還是躲一躲好吧！」

念佛的人自有上天保着，那有什麼亂子管咱們事？」

「這個年頭，把不定出什麼禍事？」

「上天可有眼睛！她老人家似乎因為她不信上天可以保佑着，心裏發煩了，不作聲的放下孩子走進佛堂燒香去了。」

已覺到了天黑的時候，家中黑黯的屋子裏，陰森森地顯得怕人，慘澹的煤油燈光下，她的心裏是不安甯的慢慢地老婆母和麟兒都進了夢鄉，她在炕上翻滾着，心裏越發焦急起來，無論如何，也睡不着，眼望着照在窗上的月光，除去若續若斷的大吠聲聲雜雜着更夫們的私語以外，直靜到可以聽到自己的心跳，素日不信神的她，也迷信的暗暗念起佛來，她希望着用佛的力量，來保佑着丈夫，婆母平安的過下去，再沒有別企圖了。

第二天早晨將起床的時候，一個鄰人恐慌的走進來，欲說不說的半天才告訴她們，大概在昨天晚上她家的英傑被槍殺了，當時她聽了這個消息什麼都不顧了，三步併成兩步的隨着那個鄰人跑了出來，辨不清那兒是東南西北。

順着河沿南北那兒騎着的，已竟成了血人，灰色的袍子破碎了，頭上有一個窟窿，面目被血和泥塗滿了，除非仔細看是認不清楚，肚子破裂了，腸子流了出來，地上汪成了黑紫色的泥餅，慘哪！當時她變成傻子了，他的泪像泉水似的湧出來，她哭，她要死，她向河裏跳，都被人拉了回來。只得把死人葬埋了。

以後她的生活慘淡了，她的婆母也轉變了，把銅佛仍在茅廁裏。把佛堂毀壞了，整天的坐在炕上罵：「念了一輩子

佛造成了這個結果……不信佛的人，也不見得有什麼惡報應……」。

自從看見樸的來信以後，她離開家，她走到她丈夫的坟上去哭，她坐在她丈夫被害的地方想過去和現在的事，都像惡夢似的逝去了，事實上是被屈服在痛苦中惡魔的巨掌裏。

太陽落了，漸漸地換上黑的帳幕來，素來胆小的她，現在變成什麼都不怕了，晚間的秋風，撲了身上米涼的透骨，黯然的半個月亮，發出單調的光來，她抱着一條無力的影子冒着險，一路的工夫走到了呼海路的一個車站，第二天便到了哈爾濱，下了火車在月台上巧遇見了給牠的樸她高興極了，因為她的憔悴樸有些不認識她了，第一句樸便說：「你早就應該出來的，」馬上便領着她到了這外一個寓所裏，這樣使她又陷入了前塵的回憶。

樸真是一個有胆量有智謀的女子，現在樸正替代着英傑領導着許多同志，計劃着作出很多的暗殺，宣傳，破壞等偉大的工作來，樸的年齡很輕，身量矮矮地，但是很胖，黑黃色的團臉，肉皮很粗長睫毛，大眼睛，短短的頭髮，說話聲很濁，活像男子，只有一種不可捉摸的嚴肅在她的眼睛裏盪漾動着。

樸很勇敢，以前因有情報的關係，每個月至少拿着性命作賭的進兩次山海關，而且每次身上都帶有被××認為違禁的東西。她會化裝着男子，有時充作尼姑，有一次由北平領出來幾個女同志，在途中遇見檢查時，樸從容不迫的說她是領人的，（老鴉子）她們是混事的（妓女）也就混了過來。

不久，她被樸領到一個離城市較遠的，荒野閉塞的屯子裏，不使人注意的人家，有一間大的屋子，有六個受傷的橫臥在草堆上，可憐哪！已竟初冬的時節了，他們沒有飽吃的

，衣服很單，而且還帶着痛楚的傷，好在除去一個受重傷的以外，其餘的還算輕。

那個受重傷的大約有五十多歲，瘦長的面龐，嘴唇上圍了一層短的鬍子，臉色和土色似的哭喪着的難看，合着眼睛，痛楚般的哼哼！前胸上被鎗打了一個小窟窿，流出黑色的血水來，子彈還在腔子裏，每天他都昏過兩三次。

「同志們慈悲慈悲償我一粒子彈吧，我實在痛的忍不住……」他不時的哼哼出這幾個字來。她聽了心裏着實的難受，後來她便離開他，因為她一看見他，馬上就想起她的英傑來！可憐的大家沒有方法止住他的苦痛，他不吃東西，連水都不喝，到她來的第三天早晨，他便合着痛苦的長眠了。

一共有五個女同志，另外有十八個男同志，每個人都是短裝束，據樸告訴她，她們叫他們作鐵軍，因為每次遇到和敵人作戰時，他們一個個像餓狼似的向前幹，對待自己的人却非常親近。

一個早晨，一陣嗡嗡的聲音一架飛機在屯子的上空盤旋一會，又飛去了，不到一頓飯的工夫，又傳來一陣嗡嗡的聲音，大家到院子裏一看，五隻大雁似的直飛過來，他們和牠們本能的散跑到各處，雲時間轟的一聲，轟……轟……緊連的炸了起來。

她的耳朵有些振聾了，旁的情形都不知道，只記得茫然的跟着樸跑到場園去，躲在不使人注意的一間更夫住的小屋子裏，害怕的戰戰兢兢的緊緊跟着樸蹲在一個角落裏，由那個小窗戶上可以看見，往來嗡嗡着的飛機，離房子不到幾丈高，將尾巴向上一樹一粒黑的彈子飄落下來，隨着轟的一聲，烟起了，火起了，烟火女作的當兒，什麼都看不清楚，一陣又腥又鹹的惡味衝到鼻子裏來，顧不得了，她什麼都顧不得

了……。

樸神色自若的坐在那個角落裏，將她向懷裏緊緊地一撲，小聲說：「完了，一切都完了！她的臉色都蒼白的可怕，像一張紙似的，樸用手向外一指慌忙的說：「你看，那不是老關同志嗎？」樸的聲音差調了，她順着樸的手指向窗外一看，果然是大個子老關，後面還有一人，跛着步子在煙霧裡跑了出來，上面一架飛機跟過了來，翅子向下一斜，一陣嘯……轟……的機關槍聲，兩個人都被射倒了，樸不住的念着，「完了，一切都完了！」！足有半個多鐘的時間，它們才慢慢的飛去。

直到嗚嗚的聲音小的聽不見了，眼看着屯子裏的房子和草堆變成了整個的一架火山，她不自主的被撲拖到了外邊，樸嘆息着說：「一年來同志們相依為命的關同志，不幸今日……」樸的聲音梗塞了，肩頭抽動着流出沮來，奇怪的麗芳，痠痛的麻木的立在樸的身後，呆呆的望着，找不出一句相當的話來安慰她。

不久的，由場園菜窖裏鑽出一個頭來，是鐵軍中的小陶，一個個陸續的爬出十一個男同志和兩個女同志，其餘由各處都聚攏來。

樸落着淚對大家說：「躲在屋子裏的同志，受傷的和一些屯子裏的人，恐怕再沒有幸免的了！」

火光漸熄了，還冒着濃厚的煙，房子都被炸倒了，盡每個人的力量，將所有的屍尸都尋拔出來，擺在場園裏，被炸斃命的，少頭缺腿的血肉橫飛；被房子軋斃的腸胃流了出來，被燒死的，臭氣薰人，整個身子都縮小到二三尺長，焦黑的像一個泥人，由肉皮上流出粘的油質來，看不清是男，是女，或是那一位同志把死尸埋在一個大的坑裏，慘哪！

她瞪着兩隻小燈籠般的眼睛，沒有流淚，張着大嘴，表示着真不可思議的痛苦和悲哀在她的腦子裏！

她馬上召集大家說：「諸位同志！真不幸了，因為我一個人的計劃不周到，連累了好多同志！我們如不繼續的幹下去，真對不住死的同志們，更對不住被連累而死的百姓們！我們要一直的奮鬥下去，除非死了！」

由昨天探子得來的消息，和今日所受的襲擊，我們為自己為大眾，在今天晚上不能不出動了，好在相距只有三十幾里路，就着他們認為我們受了重創的時候，我們去偷擊一下，我們必須用我們的熱血去換功績，更不要忘記自己的責任和使命！」

大家都穿着小衣服，除去六個男同志專使用手榴彈預備攻擊外，其餘的都拿一隻大槍，她和小陶另外又攜帶一隻手槍。

十九歲的小陶中流個兒，一味歡天喜地的亂跑亂叫，他不管在任何地方，他總是呈現着天真爛漫活潑的態度，圓圓的臉蛋尖下巴，被太陽曬得有些發黑，每逢說話的時候，他的眼睛必定先眯笑一下，無論吃飯睡覺或作任何事，他的手裏沒有離開過由敵人手中得來的那隻韓林春式步槍，他最喜歡放槍，當他看見着小鳥或野獸時，他一定放幾槍玩一玩，雖然年紀很小，却見過幾次大仗，遇到和敵人開火時候，他總是興奮的向對方衝，所以大家都愛他，同時陶氣的小老虎也出名了。

小陶是省立一中的學生，他的家因為犯了抗×的嫌疑，他的爸爸媽媽甚至於全家七十多口人，完全被抓去槍斃了，財產充公了，只有他一個人在親戚家裏得幸免了，當他的家被轟時好多人都替他哀悼，最初他也曾落幾點淚，不久，他

便照舊和無事一樣，他認爲一人無牽無掛的到也省心，接着他便投到著名的鐵軍裡從事抗×工作。

太陽將落的時候，開始出發了，走出十幾里遠，天色漸漸地懸上了黑的幕子，沒有星光，也沒有月亮，大家蹣跚手脚的向前進行，每個人屏息着，除去擦擦脚步聲和衣服摩擦的聲音，再什麼有都聽不見，黑糊糊什麼也看不見，在一條不平的路子上，熱血沸騰在每個人的心扉裏，每個人都把握着睜利的決心！

起初她並不覺得累，慢慢地有些氣促了，腿大根一陣陣地酸痛，脚心子熱刺刺的，脚根發疼，每隻腿都加重了分量，脚步自然的遲鈍下去，全身子出了大汗，氣呼呼地被落在後面了，頭發漲，眼發昏，臂上的子彈和手裡的槍也沉重了好些，眼看着走不動了。一隻黑影子由前邊走了過來。

明

「誰？你走不動了吧？我覺得你不成嗎，偏要來受罪！」

小陶小聲的說着把子彈和槍都接過去，掛在他自己的肩上，接着又小聲的笑着說：「我逐一的看遍了，再也找不到你，我以爲你被獵檢去了。」他扶着她向前走，她擦擦臉上的汗覺得輕鬆好些，她的心裏着實的感激他，可苦了小陶了和他至少被落後有半里地，不久的她倆便答誦的談了起來：

「小陶！你想家吧？」

「一人真舒服，想家幹嗎？」小陶的回答使她愣住了。

「你想家了嗎？他反過來問。」

「不。」

「爲什麼問我？」

「不知道。」

「不想家還不想你的孩子和你的丈夫嗎？」小陶伸長了

好久的聲音才說出丈夫這兩個字來，更使她發窘了，她的心裏難過，兩個人都不作聲的向前走了一會，小陶終於打破了沉靜的空氣向她安慰的說：

「麗芳同志！我說走嘴了，故意的使你傷心，對不住的很！你不難受吧！我所受的刺激比你還利害呢！他的聲音崩動了，凄促了，繼續的又走了幾步，小陶說：「我們談別的吧！不要談這個了。」

她的心裏正在感激他的時候，脚底下踏在一個土塊上，順勢的跌了一交，小陶冷不防的拌倒在她的身上，槍把子正落在她的腿上，疼的她咬啞了一聲，小陶驚慌的跳起來，那時雖然看不清他的面孔，聽他的呼吸聲，知道他的心在跳，把槍扔在道旁，用兩隻手來抱她，匆忙的問：

「怎麼了，怎麼了？」

「沒怎麼着，不過被摔了一交，腿上被你的槍把打了一下，不要緊！」她回答着，已竟被小陶抱立起來，他立在她的對面，他口中出的氣熱呼呼的吹到的臉上，她將頭故意的向前一探恰好碰在小陶的臉上，濕股股地她覺得他出汗了，他並不嫌，兩個人的心都在熱烈的跳，熱血已竟澎湃的在兩個人的身上傳遞着，她不覺得她勇。和目的那裏去了？靜靜的站下去，也許永久的站下去？

那時候她的力竭了，心空了，只覺得身前置着的他是很可愛的，可是她遇到的人好人都太不幸呢！

兩個人出神的正在立着的時候，不注意的一陣脚步聲到在跟前，小陶忙亂的鬆開她，拾起槍來惶惶的問：

「誰？」

「我，她聽出了是樸的聲音，心跳着說：「樸！我實在累了，又跌了一交，若沒有陶同志……」



血 流 在 東 北 ！

孟英

五 年 來

失掉了祖國的喂養；

五年來

在自己的家鄉，

我們生活在敵人的

刀刃上。

自由的羔羊

變成被人驅使的奴隸，

家宅改做

敵人的營房，

鐵路線

廿里內再也看不見

包米，高粱，……

可是

我們聚集了所有不願為奴的人，

無數心結成一條心，

拿起我們看家的傢伙：

毛瑟，

抬竿兒，

鳥槍，

六輪子，

鐵條，

木棒，……

死守着我們的大地，

我們的家鄉。

被逼着離了家，

爲着生存

我們又曠聚在山林里。

握住自己的槍，

兄弟姊妹們

結成鐵一般的隊伍，
在冷風中
在寒流中
防守自己的陣地，
向敵遊擊。
我們穿行在山谷，森林，
我們伏在豆壠高糧地，
我們把槍架在樹上
打敵人的飛機。

我們看慣了
敵人的炮火，
我們看慣了
紅光的飛機，
我們也看慣了
自己的夥伴
成千的死去！

可是我們的弟兄
在東北的每個角落：
在莊稼地里，
在村子里，
在山崗，

在樹林中，
青草般生長起來，
扯起反抗的旗幟。

春天，我們看見過
冰河上有大雁飛鳴，
夏天，
莊稼滿地，
和那通紅的高糧穗
在秋天的太陽下
閃着金光。

可是，冬天，我們又在
風雪里翻滾。

五年來
我們爭取着 3000000 人的自由，
爲了全人類的和平
我們向敵人拚命，
我們把我們的
血流在東北，
因爲，
東北是我們的！

致死者

江俠

死去的戰友們：

你們的鮮血——洒遍了海濱，

這，是爲了整個民族的生存，

你們的骨肉，靈魂被蹂躪了，

是我們無限的痛恨！！

死去的戰友們：

原先的仇敵，現在成了「友邦」，

酒杯交歡中，

熱河，冀東早被割讓！

狠心毒計，

整個華北將要淪亡！！

並且，還看到，還明顯的看到：

屠夫那血手，

阻止了我們的連絡，

黃狗的棍棒，

打斷了我們統一戰綫的結合，

讓人家去侮辱！

任強敵去宰割！

死去的戰友們：

四年了——從你們離開我們，

到如今——

我們的眼前，隱隱還看到：

當時遍地開放着的血花！

火光冲天——敵機的轟炸！

你們衝鋒時的咆哮……，

時刻激盪着我們的血在沸！心在跳！

死去的戰友們：

你們在世給人家做牛馬，

如今還給那些丘八當工具——

來騙財，來欺詐！

「一元」「五元」「拾元」，使我們

封消了，（註）

瞻仰你們送客的誠心！

高矗的圍牆，封鎖了你們的英魂。

我我沒有「花圈」「祭禮」來敬獻給

你們，我們只有一顆赤誠敬慕的

心！

任憑閻人向你們獻慰勳！

朋友，我相信這是對你們精神上的侮辱！

靈魂上的蹂躪！

死去的戰友們，靜靜地躺着吧！

我們要力求和你們握手，

我們要拼命爭取自由。

什麼「洋鬼子」「漢奸」……

全得

不久被我們趕走！

我們已下最大的決心，

來爲你們——爲民族復仇！！

朋友：我們最後的好握手。

——追紀廟行鎮無名英雄舉行揭

墓禮之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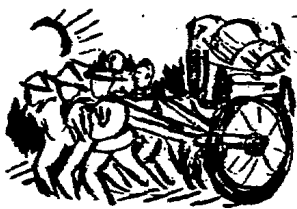
1936.3.9.

（註）1936.3.10號廟行鎮無名

英雄舉行揭墓禮時，傳門票：分

一元一張，伍元一張，拾元一張

，三種，無門票者，不得入內。



在國防戰線上

阿 D

北平劇人聯合起來！

第三民衆教育館戲劇座談會紀詳

九月六日的下午，在第三民衆教育館的禮堂裡坐着二十幾個青年人，他們不是漢奸的子孫。

這是一個戲劇座談會，這里雖不完全是劇人，然而沒有一個鄙視戲劇的東西。他們知道戲劇是藝術，是武器。

約莫三點鐘的時候，天上又滿是灰色的雲了。這自然是颶風的影響，預示着暴風雨的將臨，也好像告訴我們未來工作的艱辛，就在這時候座談會開始了。

論題是「國防戲劇的聯合戰綫」。

在主席丁一君的領導下開始了熱烈的論爭。把問題分成：一、其要麼要建立國防戲劇的聯合戰綫？二、怎樣促成聯合戰綫的形成？

一 爲甚麼要建立國防戲劇的聯合戰綫？

這問題的首先發言者是第三民衆教育館劇團的張君，他說因爲覺到上海、南京、天津各地戲劇界的活躍，而感到話劇運動的策源地的北平倒來得沉寂，這是非常使人難受的事情；現在北平有若干戲劇團體，然而相互之間沒有甚麼聯繫，因此希望各劇團在聯合戰綫上一致活動起來。

張君顯然沒有把握住戲劇的現階段的特殊性，沒有瞭解到戲劇的聯合戰綫之建立完全爲了國防的文化工作之便利。因此緊接着就有人發表了針對這個缺點的言論。若君很簡要地敘述了國防戲劇的聯合戰綫之必要，他以為自從「九一八」以來民族危機日形緊迫，國防運動之實踐因之不可一日緩慢。戲劇負着喚醒民衆的責任，然而劇團之間因爲黨派的分別各自爲是，這是非常不幸的事情，所以，爲了國防運動之工作的便利，我們認爲劇團劇人的聯合是非常必要的。

其次，就是乃光先生的發言，他的意見比較詳細，他說國防問題不僅在政治軍事上感到重要，在文化的領域裡也是一樣。我們的談話劇界的聯合戰綫的原因，一、因爲各劇團的分立，自己不能走到健康的道上，因爲這個緣故中國劇運不能有非常活躍；二、在現在民族危機的時候，中國之戲劇界應急切地聯合起來，參加國防運動，但是目前的各種文化運動，都是以國防問題爲一種摩登問題，而不實是求其地去做，因此國防的各種文化運動都不能廣闊地開展，這是我們應該注意的，我

們的國防戲劇運動所以有腳踏實地的做起之必要。

乃光先生發言以後又跟着有好些人申述了對這一問題的意見。無疑地一致熱誠地贊同了建立國防戲劇的聯合戰綫的這工作。

然而，主席丁一先生爲了更進一步，使整個會場對於這一問題「確認」起見特別發出——

「假使我們組織了聯合戰綫，然而在工作之過程中如果客觀環境上加以摧殘，或者本身有了分化，那麼不是全功盡棄了嗎？因此我想爲聯合戰綫似乎沒有建立的必要。」反面問題。於是馬上惹起憤怒的反攻了。對於這一問題的答辯是很多的，其中以其他一位張君的意見最有系統而確切。他認爲我們對於國防戲劇的聯合戰綫的先決問題是需要不需要。在這民族危機到了最後關頭的現在，國防問題自是非常迫切了。以目前的情形說國防政府之樹立，以及其他國防的一切運動之推進都是民衆期待着的事情。自然我們也可以想像得到我們的國防戲劇的聯合戰綫，或者將遭受到客觀環境的摧殘，以及我們戰綫本身的分化，然而這是組織技術上的問題，我們已經說過先決問題是這種聯合戰綫是不是需要，我們既已認清牠是民族解放運動的一種手段，那麼我們就不應當爲了工作前途的困難而退却，我們除了站在國防的聯合戰綫上，（自然包括着國防戲劇的聯合戰綫）謀求生路外就是死亡！

關於丁一君提出的反面問題不消說是含着漢奸意識的，自然會激起全場的憤怒了，我們中間沒有一個願做奴才，我們中間沒有一個漢奸！誰用種種方法來破壞這一聯合戰綫的就是民衆的敵人。

二 怎樣形成國防戲劇的聯合戰綫？

對於這一問題的討論的程序，因爲「怎樣形成」是種技術問題，所以先就各地戲劇運動作一檢討，最後認爲北平的國防戲劇的聯合戰綫應有兩方面的努力：一，精神的團結，二，形式的團結。其方法一，組織北平戲劇協會，三，出版刊物。因爲這一聯合戰綫的工作是民族自救解放的救亡的工作，相信除去我們的敵人與無耻的漢奸外任何人是不會來摧殘的，因此必需採取絕對公開的路綫。

對於協會的名稱在座談會的最後半點鐘內非常經濟地也非常慎重地討論過，最後以某君認爲在北平的舊劇的勢力非常大，很明顯地舊劇的存在性在目前是不可否認的，而且舊劇的從業員也是關懷國家存亡的同胞，相信在國防戰綫上不會退却，所以國防戲劇運動應當使舊劇界也參加進來，好使運動本身更廣闊地開展下去。所以最後決定名稱爲「北平戲劇協會」，而拋棄了「北平劇學會」，「北平話劇聯軍」，「北平話劇協會」等名稱。

因爲要把工作很迅速地發展下去決定先行組織籌委會，担負起籌備一切事宜，並起草協會大綱，宣言，通知各劇團，光明社洪深，黎園公會等之通知書，以待下次大會之通過。最後以口頭推選法選出第三民衆教育館劇團，燕大大衆劇團，丁一，武力，金若爲籌備委員。至此鐘已五響，主席宣告散會。

「登基前後」

吉旅

白曉光 著

定價洋六角

一九三六年九月出版

上海雜誌公司總代發行

—— 明 黎 ——

這是一部都十餘萬言的長篇創作，內容敘述着東北的事——以「滿洲國」皇帝登基事件為中心，而主要描寫的是事變後的普通東北農村所遭受的慘痛的情況，並人們怎樣地漸漸從極殘酷的迫害下覺醒起來了，迫着不得不走上反抗的道路，而很多的都加入了再接再厲的奮鬥的義勇之群。這是這全篇故事的一個輪廓。但是，首先值得稱道的，是：以著者才不過二十幾歲的青年，而竟能在這篇故事中敘述出那麼多的老於事故的言談，不但一般社會經驗極豐富，關於農村各方面的常識的確了解得太多了；且用筆上沉抑有力，表現上活潑靈巧，而且在對話方面著者都已盡了可能的保持原有的活現的風格，讀起文章時那種生動逼真的情調確自然地可以領會出來。

(59)

著者是東北人，事變前曾流浪在關內，度其刻苦的生活，迨至九一八砲火燃起，東北同胞橫遭塗炭，生命天天在非人的極刑之下輾轉着，情景之慘不忍親聽。這時我們的青年著者事實已是有家歸不得了，故鄉的溫柔慈愛完全喪掉，故鄉對於他只是盼望着一個殷切的拯救，從黑暗血腥之中拯救

出那白山黑水之聖潔的靈魂。青年人的血是易於沸騰的，故鄉的消息，常使這個流亡在外的青年旅人感到悽愴和憤憤，他念戀起舊日的河山的綺麗了，他更不能片刻忘懷其父母之鄉的慘痛的遭遇，於是他便不顧一切地冒着險阻投進故鄉的懷抱里去了。回到故鄉之後，展現於他的眼前的都不是昔日的樣子了，到處都呈現着飢餓和恐慌，善良的人民在殘暴淫穢的籠罩之下，生命如同糞土般被蹂躪被踐踏；他再不能忍耐下去了，再不能目視着眼前的苦痛的現實而無所表示，他於是又不顧一切地參加了一些把生命置之度外的倔強的反抗之羣過起來鬥爭的生活。是的，著者曾在這一時期里親身體驗着他的週圍一切，所謂「滿洲國」的「王道」究竟在其麼地方？一般老百姓們所獲到的又是些什麼？這些都精細地深入地印在著者的記憶里了；他一邊不斷地奮鬥一邊在偵察着潛伏在每個角落里的黑暗面，每日在耗着心血，每日在險境里穿過，把自己的生命看得那般輕微地活下去：只為着一個大的光明的前途。但，事實上竟是那般可惜：偉大的計劃被敵人和奸奸走狗們破壞了，多少心血因而奉送了，在槍聲中，×帝國主義的兇槍利刃是不留一點情面的，為了避免不值得的犧牲不得已只得飲忍又跑回了關里來。這會是著者所最感遺憾而痛心的，也是我們所認為值得惋惜的。然而不久之後「登基前後」一書出世了，這又是使我們感到多麼愉快的事！著者把他過去在險境里所獲來的珍貴的材料，完全報告在這部書里，因這都是親身的真切的經歷，當時的一動一靜，

都活生生地映出在我們的眼前，給我們作了一個活動寫真的報告。這實在不但是屬於著者個人的極可珍貴的紀念，而且實在是現在文壇上很難得的一個新的供獻。

該書除了開首的一段「前奏曲」和最後的另外一章「通訊報告書」外，其餘共分十二章敘述。第一章是「鄉村的預言」，第二章「眼睛是怎樣瞎的」，第三章「村會之爭」，第四章「有朋自遠方來」，第五章「恐慌之夜」，第六章「喜劇與悲劇」，第七章「暗殺之前」，第八章「慶祝登基大典」，第九章「五色旗之街」，第十章「放路燈的晚上」，第十一章「在縣城中」，第十二章「復活的農村」。

首先，我們在那一段「前奏曲」里便不難看出著者的思想和本書的全副精神。在「前奏曲」里的詩曰：

「白山黑水，我父母之故鄉，
我的祖父曾為生活而拓荒，
草原上繁殖着羊羣與生命，
我的生命也是在那里生長。」

被蹂躪的，我父母之故鄉，
我的故鄉是整年的飢餓，恐慌，
吃人的戰爭緊迫着災禍，
血腥氣充滿了每一個村莊。

最偉大的，我父母之故鄉，
你失掉了自由，快活與主權，
這國土上有三千萬的人民，

我要為着他們的鬥爭而歌唱。

歌唱着吧！我父母之故鄉，
世界上終有不被征服的信仰，
暴力主宰不了奴隸的靈魂，
人類歷史必有光明的一天。

這該多麼沈痛而雄壯的語句呀！在這首詩篇里，我們感覺着有一種說不出的憂鬱，憤慨和報復的情緒。這情緒緊緊地把你心抓住，使你不得不油然將你的靈魂遺送在那廣闊，豐饒的滿洲原野上，在那兒低迴縈繞而不忍離去。是尋覓舊日的驕傲呢？抑是觀景與情而顛倒呢？這詩啊，你使我等流亡人的心不得片刻安寧。

著者接着這首詩的後頭這樣說：

「這首詩是在我父母之故鄉寫成的。伴着故鄉的飢餓我已經流浪了兩個年頭，兩年來生活的教訓只有使我感到帝國主義統治東北的強化，壓迫與屠殺。傀儡的統治機關無厭的剝削着東北民衆的血汗，帝國資本家勾結汗奸大量的榨取着，從都市到農村普遍的呈現着破產的狀態，那是幾百年期間所未有的恐慌，飢餓，差不多任何人都不能生活下去了。」

「東北——廣闊豐麗的滿洲草原已竟變成這個樣子了！其情景簡直不堪想像。然而「滿洲國皇帝登基的消息終於証實了，許許多多的農民都在恐慌着，憂愁着，彷彿非常可怕的災禍降臨到他們的身上，有些農民已經自動的反抗起來了，參加到義勇軍的隊伍里開始抗鬥。」

其次，是接着一封信的殘殘而寫的，同共當做整段的「

前奏典「所包含的文章。那信是敘述着一個曾經在東北和著者一同作過抗×工作的朋友向著者報告他自己的認識和感念的。同時那朋友又談到了他們過去共同工作時所獲來的一點感想。他說，「好友，所謂憂傷正是小資產階級所有一種不健全的性格，他的信仰不堅決，不消說他的意志常常為着客觀環境所動搖。他好理想，他的理想定全是建設在心理的基礎上，沒有事實的根據，倘要一遇到現實他的理想便立刻幻滅了。……這該是經過一番實踐的人所必然體驗到的一種經驗談。這是一個典型的描模。於是那朋友也向現在的著者勉勵了：「好友，你投進祖國的懷抱里去吧！投進祖國的懷抱去建設你的理想。一個人應該永遠的去追求他的理想，一個人愛他的理想有勝於自己的生命，你對於它正像你對於你的意志永遠不會動搖的，沒有一種東西可以征服它的。……這就是一段前奏曲里應有的價值。顯然著者已經是接受了那朋友的忠告和勉勵，而首先以這部著作做為對他朋友的回答。

然後說到另外一章「通信報告書」。這篇報告書是另一篇以前那朋友給著者的一封信。在這信里會極詳細地討論到小資產階級的動搖性。說出他們尋常好苦悶，可也希望追求，然而常常是彷徨着，眼前遇着了困難便顯出退縮，甚至有時索性後退以至反動。那朋友因目擊在東北的一般小資產階級的實情而有所感觸才發洩於這篇報告的信里。關於小資產階級的心理描測其屬中肯。

再說到本文十二章內容。在全部十二章的內容里可說是很充實，每章都有它獨特的長處：然而我以為第一章，第三章，第八章，和第十二章幾章尤為緊張精彩。第一章，「鄉村的預言」，是描寫農民們對於此次登革的消息所引起的關

於「滿洲國」皇帝未來命運的估計。大家都咒罵着，引証着各等各樣的言詞，事故來比喻這種事態。據他們推測此次登革頂多也望不過三年。「哈哈，宣統就是三年皇帝。」徐老八揚起一隻手掌來：「宣統是三年皇帝，你們都記得吧！宣統是三年，大同是三年，這回康德又該是三年，等到康德三年非把江山丟掉了不可，他就是三年皇帝，做了三次。三三見九，火牛鐵寫遍地走！」又：

「方才不是說過麼？」徐老八挺身站了起來，「宣統是坐了三年改民國，這回大同坐了三年又改康德，康德害是三年。」

「康德麼？這年號可不大好。」

陸有祥說完徐老八又問着。

「康德為甚麼不好呢？」

「人人不說是朱朝不斷後麼，這回該豬吃屎了，一還一報。康德是屎個長遠的，大小孩芽不都是唱麼？」

猴年猴有年，

雞年雞有錢，

狗飛耗子跑，

老母猪學殿。

「我相信宣統是不能長遠的」徐老八的聲調有些響亮起來：「××人和滿洲國都不能長遠的。若不家，老百姓拿不起稅，等到廉飯吃的時候老百姓都逼反了，大家來打天下，說甚麼三三見九，火牛鐵馬遍地走。」

「對呀！對呀！」陸有祥興奮的叫了起來。

「等到火牛鐵馬各處走遍，天下才能太平，三年皇帝歸位了，把××人打回老家，老百姓過着安定的日子。」

是說明甚麼呢，這不清清楚楚說明東北農民們對於暴戾×和傀儡的統治的憤恨麼？用預言來代替反對和不满，用筆極為深刻別緻。把農民們的心理描寫得十分明顯。

第三章「村會之爭」，這是一副事變後東北農村慘被剝削的寫圖，帝國主義的爪牙——一村的村長他依着洋二大爺的勢力處處去盤剝當地的苦痛的老百姓。一天村長向村人索官錢了，但項目那麼繁多，看着實驚人！簡直這個也是錢，那個也是錢，花路不明，賬目不清，雖然村長想用大勢力把賬目含混地報過去，但村人們實不能忍耐了，不合理的事人人有機會都可以起而反對，結果羣衆都壯着胆子向那位村長先生抗辦力爭。關於農民羣衆的憤怒心情表現得足够的。現在我們看那個村長的報告吧：「諸位大家在上，今天有事要大家商量：一則是分攤官錢，二則是清理上月份會賬目，這賬目一向是公開……有福大叔做証見……正月份村公所辦公費是撥二十元，兩個辦事員的薪水一名書記，高等學校的爐火費也是撥在村公所……護路費八元，八元，護路警的八元也是係地方治安的，這八元錢大家不算白花……縣里騎兵團撥七元三角。第五署又撥了政治工作雜項三十八元……這一次第五署迎接××參事官化了兩千元正，去年春天籌備工作是化了兩千五，比那一次少化了五百……殺豬，宰羊，一頭牛，招待，人吃馬喂，大煙，海洛英，搭棚，修汽車路……統統都在內是兩千元，由二十個主村均攤，一主村是核一百元，我們副村撥了三十八元……這是一點也不能含糊，有條子，去年到縣里振水災是化了九元飯費，……去年頭次春耕貸款是照故均攤，押大照，利息是一分二厘……這春耕貸款非在滿洲國皇帝登基之前交還不可。

後一次會上使的貸款用了二十元，……錢糧，敵捐……縣里催錢糧的時候，給護兵兩元，花了飯費三元……第二次寫戶口又……民團還有六元七角的陳欠，那是子新當民團隊長的時候……後來滿洲國下令取消民團，……月餉變爲陳欠……諸位大家……聽明白嗎……這是正月份官錢，這是正月份的官錢……這些不合理的事實都是後來引起農民們決心加入義勇軍的先因。佈局之精心，實可佩服。

第五章「恐慌之夜」，我們看看以下的描寫便會曉得這章的值得注意的了：

「福大叙，你說他是幹甚麼的？」

「一定是國聯調查團，你們應看見皮包里有調查表麼？」

「福大叙」村長沒有主意的問着福大叙，「怎麼辦呢？」

「怎樣辦？我方才不是主張到縣里請賞麼，倘要松田參事官一高興，是呵……××恨國聯調查團比義勇軍利害，萬一參事官一高興，一高興就賞給五千元，村長一千，我兩千，子新一千，全費五百，守仁二百五，保春二百五。」這是當捉住一個義勇軍秘密工作的人時，大家計議送給××八請賞的情形，爲了貪財不惜泯盡良心去陷害良民的事實實成家常便飯，事變後的東北就是這樣。讀了這段文章能不叫人咬牙切齒麼？

第八章「慶祝登基大典」這一章是比較難寫的一章，在描寫那麼大的複雜的場面當中，著者會極力地予以充分的佈展，特別在描寫羣衆激昂的心理方面筆調確實生動緊張。關於這一章的價值所在但看下面一段的文章不難找出。

「你必需……」

健英的語調有些顫抖，他走進了一步把嘴送在江漪的耳邊說：

「這個環境 危險呀！」

江漪只是笑了笑，把皮包遞給健英，他勇敢的投進入海中。這時候健英呆呆的對着會場遙望着，會場上的人群又開始了咆哮，一種可怕的聲勢震蕩着，幾乎整個的會場都被搖動了。人們是漫無秩序的騷動着，挺着身子，每個人的視線都在尋找他的心激，各種紛雜的現象，席台上的兩杆大旗愈法顯得神威而可怕，刺目的飄蕩着，隨着風的動向發出一派聲音，掛在彩棚上一些點綴的花朵都在飛舞起來了。在彩棚的下面進來一列××守備隊，走着螺旋的步調，全副武裝，腦袋上綉着閃閃的放着光輝。

又是一種聲音使健英驚駭起來了，他抖着身子，身體感到異常的疲倦，不時的，他顯得非常恐懼的望着手中的皮包，他不安的想着。第二次當他閃開觀線的時候有許多市民已經紛紛的散了，驚惶的奔跑着，吶喊着。靠近彩棚的跟前突然閃開了一道路線，挑在頭前的是一條杆黃色校旗，百十多小學生魚貫式的走進來。走着同一樣步伐，穿同一顏色的操衣，每一個學生都拿着一面滿洲國旗，體操教員告訴學生喊口號，於是學生都把自己的旗舉起來喊着。

「滿洲帝國萬歲！」

「××萬歲！」

「……！」

再喊一次萬歲，百十多個小學生已經走進場里去了，小小的身影漸漸的消滅下去，只看得有許多五色旗藏在黑色的頭上飛舞着，但漸漸的遠下去了，突然又一隊學生從彩棚的

正門走進來，照樣的揮動五色旗，喊着口號，口的聲音非常响亮的在人群中流蕩着。

「捉住呀！」

「捉住呀！」

「警察快來！」

人群開始哄動了。吵叫着，愚蠢的擁擠着，似乎被什麼意外的事情擾亂了一樣，陣勢洶洶的沖開了，在會場里警察的短棒又高高的舉起來了，於是人們向着後方擁過去，用眼睛向人群中搜索着，有幾張傳單已經從天上飄落下來。

發現了傳單，健英便聯想到江漪的危險遭遇了，渾身的

筋肉無名的戰慄起來……」。

第十二章 復活的農村，這一章描寫的是當義勇軍大隊將堡子佔領後一般素日被壓迫迫害的農民們都起來了，都像由過去多少年間的黑暗，死寂，苦痛的生活中復活起來了，人們像狂了一般歡迎義勇軍，加入義勇軍。描寫的情緒極其活躍，熱烈的和蘊博，用筆是十分自然的。

「一刻鐘之後，義勇軍終於把安和堡佔據住，一排一排的隊伍在大街上走着，打着旗幟，紀律而且嚴肅，……森然的火器在人們眼睛里，閃灼着快活的光輝。堡子里的人完全跑出來了，快活的呼喊聲，咆哮着，一片生動的聲浪開始震蕩着，整個的農村完全恢復了生氣，……」

「大卡呵！」

禿六恍惚看見了大卡，因為他記得大卡の後腦勺長一個肉疙瘩，但他喊完之後那個人便投入義勇軍隊伍去了，這時候徐老八與孫世昌也走過來了。禿六開頭問。

「你看見大卡麼？」

「是呵！大卡在義勇軍當了排長。」

當人們第一次吵叫的時候，禿六已經從人中跳出來了。他的表情顯示出有幾分驕傲，似乎當他達到某種欲望時候的一種特徵，……他特意把手中的洋砲舉起來，快活的發出一陣狂笑。

「我們要報仇，打倒……」

「義勇軍萬歲！」

人羣似潮水一樣的沖開了。

「幫狗吃食的東西。哈哈，」

徐老八的神情顯然有些高興，他望一望死屍又繼續說：

「這是我們堡子里的大害，他幫助子新和村長使壞，放路燈就是他鼓動的，在村會上他替福大叔爭論，他是我們大家的仇人。」

「他是我們大家的仇人，不是我禿六和他整扭，領團練抓王永福不是他幹的勾當麼？就是他，狗腿全貴，他讓子新把陸有祥押到五畧里，陸有祥是一個好人。」

「陸有祥是好人呵！」

有人讚同的叫着，禿六背着洋砲已經驕傲的笑了起來了

「我說孫世昌，害有一個人，一個壞人。」

孫世昌回過頭問。

「你說是村長麼？」

「我說是福大叔的兒子保春。」

「保春逃跑了！」

「村村村村村村」

守任也跑過來，他口吃着，臉上佈滿了虛驚，他形容了半天大家才知道村長也被槍斃了，但是却不知是誰幹的勾當。

「答答滴滴……」

軍號響了，在堡子中央有一面紅旗在揮動着。

「諸位大家，願意幹義勇軍的到這里來。」

「到這里來呵！」

「願意幹義勇軍的到這里來！」

「不怕死的到這里來！」

「我們要攻打區署，村公所，我們集合！」

「答答滴滴……」

好了，舉出這幾段例子，雖然不足看出全書的價值，但我認為已足窺其一班了；單單在這幾段引文中，我們不難看出事變後的東北世界是什麼世界，東北農村所遭受的摧殘是到了怎樣的地步。但同時因著者能把故事作活的描寫，是寫實的結構，所以如果你要是看完了這部書時，它一定能給你一個熱烈的希望，這希望會鼓舞你，使你有報仇復土的信心。因此，我要特別出提來：著者因能在全故事結構上予以最好的收尾，這不能不說是他的成功的地方了。

編後記

文學既然沒有人會證明了它不是鬪爭的武器，那麼我們來辦這一個刊物是不算毫無意義了。我們也知道，一個刊物的出生，如不能是代表現時時代的精神，及針對着廣大羣衆的要求的，相信它一定是多餘的，恐怕就是白送人也沒有許多愛要；爲着這，我們到極力希望我們這個小東西不至於落得那步天地，就是我們辦刊的人也不甘把精力和時間作那樣地耗費。

現在我們這個小東西算出世了，雖然因種種關係它曾拖長了一些時間；然而我們總應該是欣喜的，因它有好多人來熱情地同情和幫助，並有人以「有出息」的希望話來加之於它的名下。但這之中，我們還不能不在最大之忍耐下帶帶向關心我們的刊物的讀者們聲明的，是：我們刊物的延期，主要原因是經濟上發生了意外，至於所謂這個意外，並不是編者會把現成的款私自花去了，也不是一時失神被僱上君子給移用了，而是，我們的一部份款，以信用事先挪借給「文學導報」暫用，可沒承想事情就發生在這里，據說有某張露薇者——聽說也是個從事於文學的人——以什麼特派員的資格把「文導」的一筆存滙上某雜誌公司的一「指望」給冒名取走了，因而「文導」無款來還我們，因而我們這刊物拖長了好多時間，事實是如此。這不能不算做一件抱歉的事。

本刊好在出世了。在此我們除敬向供給我們稿件的朋友們致謝外，同時更希望以後能繼續地幫忙，使本刊的前途光明起來。

梁津兄能給我們那樣精心地製作封面，尤其是十分感激。

在本期本刊目錄之外，還存有好多珍貴的稿件，將來留作下期用。特此聲明。

詩歌雜誌

創刊號

論 文

國防詩歌應走的路綫.....	雷石榆
關於國防詩歌.....	袁 勃
國防文學中的詩歌.....	李 磊
詩歌中的社會主義的寫實主義.....	李華飛譯

創 作

塔.....	溫 流
進行曲.....	林幽風
仲夏日.....	李 雷
清河橋.....	今 及
海河工人曲.....	孟 英
悼高爾基.....	李 雷
冬天的歌.....	蒲 風
遠天.....	林 熙
黃與黑.....	伯 暉
踏夜曲.....	史 翰
沙丘之歌.....	袁 勃
在長白山的森林中.....	李 雷
大地動蕩了.....	王亞平
離開了陸地生活着.....	柳 倩
田野勝利了.....	田 間
信心.....	邵冠祥

其他著者：白 瑩 新 波 張振乾 李三郎 英 英 汪 濤 邱 乾 季 里
周 行 任人等

譯 詩

潮流.....	林林譯
航空進行曲.....	高原譯
惠特曼詩二章.....	周而復譯
消息.....	(三十餘則)
插圖.....	(五幅)

文地

創刊號

東北

第三期

魯迅先生追悼特輯

哀魯迅先生

魯迅先生和統一戰綫

敬愛的魯迅先生

魯迅手蹟

魯迅與全國木刻

文藝的驅敵政策

創作

好手

仇恨

撞禍的一羣

故鄉的月

夏天

孩子們喜歡了

雜文

本社

唐訶

黃旣

梁榛

黃旣

仲羣

路一

牧風

穆懿

唐訶

田風

黃芸

林風

九一八五周年唁辭

五年里我們看見些什麼

從九一八到華北的危機

五年來東北義軍鬥爭姿態

日本佔領東北後若干總結算

日本掠奪東北的經濟清算

關於滿洲的恐怖談話

成都事件和中國堪察加

民族統一戰綫的建立

青年爲和平而奮鬥

在風雪之夜裏

太陽天天放出光芒

牢記吧，這沉痛的日子

昭陵原野

從東北來的信

編者

克耳

王東明

荆言

醒槐

黃華譯

曉秋譯

周轍東

蔣轉

郭司嘉

季里

野焙

季里

明契

于辛

文學導報 第六期 目錄

論

關於日語的
論文學藝術的
關於詩的

現代作家的任務

新詩的藝術

生活

在書中

...

...

...

...

...

...

...

...

...

...

...

...

...

盧嘉
歐陽文輔

梅雨

李甘譯

赫戲譯

陳藍

金臺

李里

白曉光

李建梓

路一

川非譯

李輝英

史翰

王亞平

禮夫

金臺

余修

辛波

本社

圖書